

# 聖雄甘地



陳清農 著

神州光社出版

聖雄甘地

生平與思想

# 目次

一	形態生活和性格	一
二	家世和學生時代	四
三	初到南非洲	一一
四	『給後來的』	一七
五	最初一次的沙太亞格拉法運動	二五
六	甘地的思想系統	三六
七	在印度政治工作的開始	四四
八	反對路拉特法案運動	五五
九	一九二一年偉大革命浪潮的指導者	六二
一〇	偉大的庭訊	七九

二	在一九三〇年的革命浪潮中·····	六七
三	伊甘協定·····	九六
三	『真理勝利了』·····	一〇六
四	別人眼裏的聖雄甘地·····	一二三



## 一 形態生活和性格

現在，世界上有一位偉大的宗教的政治家存在着，這便是聖雄甘地。

他身材瘦小，臉尖，兩耳頗大，額角斑白，眼大而有光。平時常穿一件白色的手織粗布裙，從腰蓋到膝。常是光着頭，幾乎永遠赤着足。見英國裁判官或印度總督時，也是穿着印度賤民（註一）的衣服。生活極簡單；最重要的食品是落花生、香蕉、檸檬果、棗子和少許米飯和牛奶；每天吃兩頓，日出一頓，日入一頓；不吃酒，不喝茶，不吃咖啡，唯一的飲料是清水。常是露天睡覺，用一塊粗布鋪在地上，睡在上面，用一疊布或一些書作枕頭。

他的眼光，他的面目，他的整個態度，都放射着一種奇異的安甯——一種不爲外界擾動的快樂的安寧。他有一種安詳的歡樂，使接近他的人都迷於他那孩子一樣的微笑。當他入法庭受審判的時候，他脚步很輕；他的微笑，照耀全法庭的人；他那快樂的樣子，好像是來

看結婚的，不是來受審判的。在牢獄裏，他『像鳥兒那樣的快樂』他無論對什麼人，都仁慈而虔敬，謙和而有禮，所以就是最恨他的仇敵們，也不得不對他客氣。有時候，你會覺得他好像是一個怯懦而無決斷的人，但同時你又能感到他有一種不可屈服的精神。他一點不知道用權術。他從不想掩藏過失，從不怕承認錯誤。他絕對無奢望，不好名，不誇張自己的勢力。他完全不自私。他說話態度從容，安靜而無激情，語句簡樸而含嚴肅；音調一律，無高低抑揚的變化；無修飾的辭令；演說的時候，手運動都不一動；但却有一種『無窮的忍耐與無窮的愛』的表情，與幾乎和孩童一般的天真。他還有一種異常的本領，就是在他左右的平常人，他都能變作英雄和殉義的人。

他不是一個演說家，但當羣衆正在騷動時，他只要說一句話，動一動手，騷動馬上會平復。千百萬的印度男女，不論是什麼階級和什麼宗教，都聽他的號令，受他的指導。無論什麼時候，當他坐着最下等的火車經過市鎮，或穿着賤民衣服，赤着腳，走過鄉村時，總是有千萬人跟隨着他，很耐煩地等他說出一句話。當他坐在火車裏或茅屋裏時，總是有成羣結隊的

人唱頌揚歌，敬禮他，歡迎他，並喊着：『瑪哈瑪甘地。』（註二）當他在村子裏露天過夜時，人們都把他當作一個聖人，來瞻仰他。當他演說完畢時，羣衆便都擁上來，吻他的衣邊，或撫摸他的脚。印度國內包含着極複雜的種族、教派和邦國，這些人羣常互相仇視，不能調協，但甘地在一時期內却能把他們鎔合成一片，使都趨向於民族解放的目標。這正如泰谷爾所說的：『全國的人都相信他是一個聖人，都本能的聽他的話……無論怎樣最不好最根深，一聽見說，「瑪哈瑪甘地禁止發怒」……立刻就平靜下來。』他是印度的真正統治者。他的聲譽達到了印度最遠的鄉村，在那裏發生了許多關於甘地的神話。

他的聲譽不但達到了印度最遠的鄉村，並且還達到了世界許多的角落。在歐洲和美洲，有稱讚他是耶穌基督的復活而甘願捨棄一切終身事奉他的人。托爾斯泰在世時，曾讚美他那不抵抗主義的運動。羅曼羅蘭曾寫了一部有名的書頌揚他。

他是現在世界上部分人的腦裏的『活佛。』他今年六十五歲。他領導了三兆人民的革命，搖動了大英帝國的基礎。

註一：賤民階級 (Depressed class) 是印度社會中最受蹂躪最被鄙視的一種階級。習俗以爲一接觸他們的身手或影子，便被污穢，故又名『不可接觸人。』

註二：瑪哈瑪 (Mahatma) 係印度人民對於甘地的尊稱，意爲『大聖哲。』有人意譯作『聖雄。』

## 二 家世和學生時代

甘地的全名是穆罕達斯噶蘭乾德甘地 (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 一八

六九年生於印度西北部海岸上叫作波般達 (Porbandar) 的城邑。他的氏族，屬班尼亞階級 (Baria caste) 爲印度毗舍階級中的一小階級，(註一) 原先似爲小販商人。他的祖父、父親和叔父，都作過波般達邦的宰相，以剛正知名於當時。

他的父親，真誠勇敢，心胸寬大。無論在社會上或在家族內，人人都畏其嚴正。性情慷慨，不積財物。全族都是印度教中的耆那教派 (Jain) 的信徒，晚年奉教甚篤，每天禱告並朗

誦紀塔經(Gita)——印度教的經典。

他的母親，對宗教極其虔誠，不經過禱告永不進餐，參拜寺廟是她的經常的職務。她對於定期禁食，從沒有失漏過一次，她敢發重誓而嚴守不渝。她從不讓疾病破壞宗教的戒律。接連數次實行禁食，在她並不算一回事。她又深明事理，熟知國家大事，王宮貴婦都尊重她的才智，常常請教於她。

耆那教派篤信亞希穆沙(ashimsa)(註1)教條，因之甘地一族都不食肉類。

甘地便是生長於這樣的宗教空氣裏的。

甘地在初級小學時，是一個平凡的學生。他不曾對師長或對同學，說過一句謊。他怕羞，躲避着不與別人在一起，每天鐘點一到便到校，功課一完便跑回家，成了一種習慣。課本是他的唯一的伴侶。有一次教育視察員到學校考試學生的程度。他拚錯了一個英文字。教員用鞋尖去提醒他，並暗示他抄襲鄰座，但他不懂。後來他發現了這個教員的許多缺點，但毫未減少他對於他的尊敬心，『因為我學會了只奉行長輩的命令，而不去挑剔他們的行動。』

## (自傳)

印度盛行早婚。甘地十三歲時便結了婚。當時除過穿好衣服、聽鼓樂、看排場、吃宴席和同一個陌生的女孩同玩外，一點別的感覺都沒有。這件事使他老年感覺苦痛、羞恥並自憐，使他認為早婚是印度民族的大恥辱。

結婚荒廢了他的一年的光陰，但他的學業仍得繼續下去。在中學時，他是被視為低能的，但因他的安分守己，頗得師長的鍾愛。每年學校成績表寄給他的家長時，他的品行成績總是不壞的。他對於自己的品行，看得重於一切，極微小的瑕疵就使他下淚。一次他被誤會為說謊，受了處罰。他痛心極了，但又無法自白，因而放聲痛哭。由是他領會一個真實的人，同時還應該是一個小心的人。

在中學時，有一種社會改革的風氣盛行於當地。他的一個朋友便利用他的改革的傾向而引誘他食肉。他告訴他，因為印度人不吃肉，所以變成了一個弱小民族，英國人所以能統治他們，就因為他們都是肉食者。甘地身體弱小，怕賊、怕鬼、怕蛇，黑暗中不敢走動，於是

這個朋友又利用他這種弱點告訴他，如果吃肉，便能身體強壯，能賽跑跳遠，捕蛇拒賊。他受了這種逐漸的誘惑，因而便開始同他這個朋友私下吃肉。但他的父母都是耆那教徒，極端反對並憎惡食肉，因此他的吃肉，必須對他們保持祕密。欺瞞他的父母，他是不願的，但因為他希望身體強壯，希望印度人都強壯起來，能打敗英國使印度獨立，所以他終於瞞了他的父母。初次食肉以後，他一夜睡眠不安，怕人的惡夢糾纏了他，好像有一隻活羊在他的肚裏叫，他深自後悔。後因不願對父母說謊的念頭戰勝了，他又與肉食絕緣，一直素食到現在。

十五歲時，他偷了他哥哥的一片金子。事後他心裏非常難過，便決心再不幹偷竊的事，並打定主意要向他的父親自首。他寫了一個紙條，承認過錯，請求懲罰，並自誓以後永不偷竊，呈給他的父親。呈遞時，他怕得全身發抖。他的父親，念着紙條，淚珠從臉上滾下來，把紙都沾濕了；閉目思量了一會，把紙條撕碎，一點都未責備他。『愛的珠點淨潔了我的心，洗滌了我的罪惡。惟有受過這種愛的人才懂得父母的愛是什麼。』（自傳）這件事，在當時他只認為是父親的愛，但後來他瞭解了亞希穆沙時，他說這是亞希穆沙的一課實例教授。

在六七歲至十六歲的小中學期間，學校功課雖未給他以深刻的宗教的印象，但他從家庭社會的環境裏却吸收了種種宗教的思想。他須日常參拜自家所供的神堂。他從他的一個堂兄學會讀羅摩沙 (Rama Roksha) 他聽人讀羅摩衍那 (Ramayana)，非常心醉，直到老年，他還認為這是一部最偉大的書。他的父親有回教徒與波斯教徒 (Parsee) 的朋友常相來往，並談論一切宗教信仰問題，他聽他們談論，發生非常興趣；因此他對於印度教各宗派與各姊妹宗教，遂有了一視同仁的態度，直到老年。不過這時候他對於基督教却表示憎惡，因為他曾看見基督教徒罵印度教，並且聽說某印度教徒改信基督教後，馬上就吃肉喝酒，穿西裝，罵祖宗，頗生反感。但這時候有一種信仰已深入了他的心田，即確信道德是行為的基礎，而真理又是道德的本質，所以真理在這時候已成了他的唯一的目標，從這時起，其範圍便一天一天擴大。同時，以德報怨，以善報惡的概念，也支配了他的心胸，成爲他的行為的原則。

中學畢業後，他本想學醫。這時他的父親已死。他的家庭和父執輩都以爲學醫須解剖



屍體有違所奉的教義，並且學法律可以承繼其宰相家世，因而都傾向於使他往倫敦學法律。但因聽說英國的印度留學生有許多違反印度宗教習慣的行爲，故又甚躊躇。最後他立下了三個嚴重的誓約：不近女色，不喝酒，不吃肉，他的母親才准許他往英國去。

到倫敦後，第一困難的問題便是素食。所寄住的人家，都吃肉類；他爲要維持他的誓約，不得不常常挨餓。朋友竭力勸他，但毫無效果，他反天天祈禱神的保佑使他得維持素食，保佑終於得到了：他發現了一家素食店，並買到了一本論素食的書籍。由這本書，他變成一個自覺的素食主義者，直到老年，並且自那時以後，宣傳素食主義成了他的一種使命，無論那種印度教經典贊成肉食的指示，都不能動搖他。

他覺得所帶的衣服，都不合英國的風氣，於是又做了幾套新式的；每天在大鏡面前總要耗費十分鐘，修理頭髮，打結領結。接着又注意到了英國紳士派的細節，覺得須去學跳舞、法文、雄辯術；於是便進了一個跳舞班，買了一個四絃琴，又買了一本雄辯術課本從師學習辯論。但幾個月以後，感覺得這種虛偽的趨向無意思，於是他便停止了跳舞雄辯的學習，採

取了簡樸的生活，但即在這個務虛的時期，他的行動也是非常警惕的，所用的錢，分文都有賬。此後，在他留居倫敦的時期裏，使他感受深刻影響的，仍是宗教的薰染。

他達到了兩個會神論者 (Theosophists) 很喜研究梵文經典，約他同讀紀塔，讀的結果他深受這經典的感動，認為是一部求真理的無上好書，並且後來成為他天天要讀的書。經過這兩個朋友的介紹，他又讀了許多論神學的書，並接交了幾個會神論者的團體和信徒。這時候，又遇到了一個誠實的基督教傳教師，勸他讀聖經。新約的登山寶訓，『我對你們說，不要與惡人作對：有人打你的左臉，連右臉也轉過來由他打；有人拿你的裏衣，連外衣也由他拿去』這幾節，使他非常歡喜。又有人介紹他讀了考萊爾 (Carlyle) 的英雄與英雄崇拜，他感到了回教先知的偉大，勇敢與光明的生活。這時候他想着他應該多讀宗教書籍，並認識各種重要的宗教。他並實在的相信了有神，而對於過去曾擾惑他了一時期的無神論發生了嫌惡。到他離開倫敦時，他所讀的書除了宗教書與法律書以外，別的书很少，他沒有世界的知識，並且連他本國的歷史都還未讀過。

這樣的便結束了他的學生時代。

註一：印度有四大階級，每階級下又分許多小階級。毗舍階級屬四大階級中的第三階級，故甘地氏在印度社會上並不居顯要地位。

註二：『亞』不意『希穆沙』，傷害意故亞希穆殺爲不傷害生物，不兇暴意，並引申而爲愛意。這是印度教的一種最古的概念，許多教祖都說過。

### 三 初到南非洲

一八九一年甘地回印度。到家後才知道他的母親已經死去。在孟買他認識了一位珠寶商人，萊乾特 (Raychand)。這人，人格極爲純潔，求知的念頭極爲熱烈，經典的知識甚爲淵博，這一切給與甘地了極大的影響。他深推崇他的理智，深愛好他的言談，深信賴他的道德的誠實；精神上有危急的時候，他便從他取得救濟，從無間斷。甘地說，三個現代的人物在

他的生命中留了深刻的印象，並支配了他：一是萊乾特的生活的潛力，一是托爾斯泰的『天國在人心裏』(The Kingdom of God is Within us) 一是羅斯金 (Ruskin) 的『給後來的』(Unto This Last)。

他在孟買作律師。他常常對他的主顧說定，如果在辯訟進行中，發現他所辯護的案件是不公道的，他有權利中止進行。不久又把律師事務所遷到他的故鄉拉葛提 (Raikot)，業務還算發達。後來因他的哥哥的一件冤案，逼他向一個英國官吏說情，他受了這個官吏的侮辱，不願再在拉葛提停留，並且發覺當地各邦官場中，陰謀流行，風氣敗壞，不能用正當方法取得官職，而隨波逐流，他又不願，因此，他很想別處謀生。這時，恰逢一家商店聘請他往南非洲辦理訴訟，他便於一八九三年離開印度而往南非洲。

在這居於印度的短時期裏，萊乾特外，他還遇到了不少的與他的事業前途有關係的人物，其中對他影響最大的有二人，一是『孟買的無冠之王』達達海 (Parsi Dadabhai)，一是高赫爾教授 (Prof. Gokhale)。兩人都是印度政治運動的老前輩，達達海且是印度

國民運動的真正創始人，都具有最深的學識和智慧，而同時又絕等的樸素與和藹，爲要磨鍊甘地的青年的銳氣，達達海在一八九二年曾教甘地以亞希穆沙的第一部真正的原則，教他於政治生活上實行英雄式的忍耐主義，即用愛來征服惡魔，而不用惡魔來征服惡魔。甘地的政治活動，可分二時期，一是從一八九三年到一九一四年，活動的地方在南非，一是從一九一四年到現在，活動的地方在印度。

他由印度乘船到南非洲的豆班（Durban）上岸。馬上看出印度人在那裏是不被人尊重的，便很覺痛苦。他又發現印度人在南非的回教徒，印度教徒與波斯教徒的分別；並發現大多數印度人在南非的職業，都是受合同限制的僱工。因爲作雇工的多是印度人，英國人便把所有的印度人都叫作『苦力』，因而印度商人便成了『苦力商人』，甘地也便成了『苦力律師』。在豆班住了七八天，他便乘火車上勃勒托利亞（Pretoria）去。他買的是頭等車票，但南非的習慣是不許有色人種坐頭等車的。到查票員一發現他坐在頭等車裏時，叫他搬到行李車上去，他不聽，便叫來警察把他連行李推下火車。他非常氣憤，他幾乎要

立刻折回印度去。途中一段，須乘馬車；他雖持有車票，但查票人不許他坐在車廂裏，而讓他坐在馬夫旁邊的位置上。他明知這是侮辱，但無法可想，只有容忍了。但幾點鐘後，查票人因想坐在馬夫旁邊吸煙，便把一塊污穢的粗麻布鋪在腳踏板上，叫他坐下來。他氣極了，拚死不肯。查票人動手打他的耳光，並抓住他的手臂要把他拖下去；他扳住車上的鋼桿，死不肯放。後因乘客的解說，才把他鬆開。到站時，他把所受的侮辱向接他的印度人說，他們也舉述他們所身受的痛苦來安慰他。到勃勒托利亞時，所有的旅館都不收留有色種人，好容易找到了一家美國人小旅館，才得住下。甘地以一個印度的貴族，並在英國過了高等的生活，現在受這般待遇，則其感情的變化，可想而知了。

在勃勒托利亞，他對於他被付託的訟案，加了一番深刻的研究，看出了涉訟兩方的困難處，並用私下調解的方法得到了結束。在這案件上，他得到很多的經驗，得到了作律師的自信心，並學到了律師成功的祕訣。他學得了執律師事業的真正方法，就是找出人類天性較善的一方面，並進到人心裏面。他認識了律師的真正功用是把分開了的兩方面拉攏起

來。所以以後他執行律師業務的二十年中，大半的時間是用在使案件私下妥協上。但在他初到勃勒托利亞的一年中，他最感興趣的，並不是他的律師的業務，而是宗教的集會與公共事業。

初到時，他即認識了與所辦訟案有關的英國人白克爾（Baker）律師。他待他很誠懇，人極和藹可親。他替他找了一家人家住下，並與他談論宗教問題，他是個信仰堅定的基督教徒。甘地這時候老實的告訴他說：他雖是個印度教徒，但他對於印度教却並不清楚，對於別的宗教知道的更少，他所信仰的是什麼，應該信仰的是什麼，他自己還都不知道，因此他有意要把本教與別的宗教都研究一下。這番話，白克爾很歡喜，並約他按期去參加基督教的祈禱會。於是他又認識了幾位女基督徒和寇茲先生（Mr. Coates），寇茲又給他介紹了許多基督教朋友，並把他自己所選的書籍給他看，一直到書架都裝滿了。甘地也就很誠懇的答應讀這些書，一面讀，一面討論。後來他們又約他去參加當地的基督教大會。但這種種努力，却不能使他覺得基督教比印度教好，他認為在哲理上，基督教並沒有什麼特別的

東西，而從犧牲的觀點看來，印度教徒猶駕乎基督教徒之上。但在這時，他也並不認爲印度教是一個全美的最偉大的宗教，因爲印度教的缺點，他親切的看得出來。

在基督教朋友努力想使他入教的時候，回教的朋友尤其努力。他讀可蘭經，和其他關於回教的書籍。這時期，他所讀的書籍中，給他印象最深的是托爾斯泰的天國在人心裏。

基督教朋友激起了他的求知慾，幾乎無法壓足；並維持了他的宗教的興趣，不使減少。卽在他無工夫讀書的時候，仍不斷與各宗教朋友作討論教義的通信。而爲他的嚮導的，是萊乾特。他告訴他要耐心些去深研印度教，沒有別的宗教有印度教那樣的精微奧妙的思想與博愛的精神。他又讀了許多印度教的書籍和著名經典，漸漸增加了對於印度教的重視，並感覺得了牠的美點，但這並未使他對於別的宗教發生歧視。他又讀了許多回教的書籍，提高了他對於摩罕默德的尊重。這樣一來，不但他得到了各種宗教的知識，並且還養成了把心得施諸實行的自覺，因而他便開始從事於幾種瑜珈法的實行。

在這熱心於宗教研究的時期裏，他也逐漸熱心替印度人服務，原因是他已把服務當



作了他的宗教，覺得神唯有在服務中才能表現出來；並且印度人的事務都擺在他的面前，他並不須去找而公共事務便會找到他身上來。他在到勃勒托利亞之初，便設法召集了一個印度人會議，到會的印度回教商人居多，印度教徒只三兩個。在這會場上，他發表了他生平第一次的公開演講，題目是商場的誠實；因為他常聽人說商場上的誠實是不可能的，他不以為然。他因為覺得印度人是不講衛生的，便說到衛生的必要使他們注意。他又提醒他們要忘却印度人種族宗教的區別。結論他提議組織一個團體，以便為印度僑民謀利益。這提議得到通過。後來，他因身受的苦痛的刺激，便把印度僑民的生活，加了一番精細的研究，他的心胸漸漸的被怎樣改變這種狀況的問題所佔據。

這種思想的激盪與社會活動的開始是甘地在非洲二十年政治運動的序幕。

#### 四 『給後來的』

一八九六年甘地因事回到印度。他寫了一本小冊子，把印度人在南非洲所受的待遇揭露出來。這文字各報紙都轉載着。但到他攜眷返到豆班時，南非洲的歐洲人却不許他和他的同船人上岸。原來路透社已把這本小冊子的內容，誇大的報告了南非洲，惱怒了那裏的歐洲人。船被拒絕了二十三天，甘地一行始得登岸。登岸以後，便遇到了歐人羣衆，辱罵他，用石頭投擊他，抓去了他的頭巾，用手掌披他的臉，用腳踢他。用盡所有的方法向他攻擊，他幾乎快要昏到了。但卽在這時候，他心裏並沒有責備毆擊他的那些人。後來賴一位歐洲婦女

女的庇護，他得走到了一家人家裏，但羣衆仍把房子包圍起來，要燒甘地。直到證明了路透社的誤傳，才算罷休。但這件事却使甘地在南非洲有了聲望，增高了印度人在南非的地位，以後甘地每想起這一天來，都覺得是神在訓練他使預備着去做非武力運動。當時，他對於毆辱他的人，無論如何不願提起控訴。

一八九九年，波爾戰爭（Boer War）發生，在南非的印度人應該幫助英國人，不應該呢？成了問題。有一派印度人以為英國人壓迫印度人，是與壓迫波爾人一樣的兇狠，波爾小

此页缺损

「苦力」的公共衛生，是政府向來所不注意的。這時在南非某城市的印度人居往區域裏，忽然發生了瘟疫，染上了二十三人，爲甘地們所發現。他們馬上即設法把病人移開，並親任看護，施行治療。於是甘地在報紙上批評政府對於印人衛生設備之忽略，而對於白人的却極其周詳。這批評使印度人的衛生設備得以大加改善。

在這時以後不久，他初次讀到了羅斯金的給後來的。這本書使他的生活發生了急遽而實際的改變，有許多深得他心的地方，使他的生命脫胎換形。他讀這書所得的見解爲：

- 一 個人的好處包括在衆人的好處內；
- 二 律師的勞力，其價值與理髮匠的相同，因爲大家都有同樣權力藉其勞力而謀生活；
- 三 勞工的生活，即是說耕田者與手藝者的生活，是最好的生活。

他想把這種思想的新變化，見諸實行，因而他向他的同事們提議，把印度與論報遷移到一個農場上，在那裏人人都須作工，並不分人種顏色與國別同支一樣的生活費，而於空

閒時候做報館的工作。這提議大體上得到了同意。於是便購得了菲尼克斯(Phoenix)地方的二十英畝的一塊土地，和小井小口及果園若干畝。於是這種菲尼克斯的理想農村，便於一九〇四年成立，印度輿論報也移到村裏出版。爲要使每個人都能以手工勞動而獨立生活，他們便把報館周圍的田地，劃分爲三英畝一區的若干區，每人各分得一區。在這些田地上，各人自動的蓋起屋房來居住。每個屋房裏，只有幾件必不可少的粗糙的用具，因爲全數加入這農村的人都發過誓，非養生所絕對必需的東西，一概不要。甘地原先本打算逐漸把律師職業擺脫掉，遷居這個農村過理想生活，但後來事實上未能辦到。後來，他又在約翰尼斯堡附近設立了一個農村，實行托爾斯泰的主張，名托爾斯泰農村。

一九〇八年，報紙宣傳蘇魯人(Nehru)在納陶爾(Natal)地方叛變，英軍已往剿。本着相信布列顛帝國是爲世界幸福而存在的見解，甘地又組織起了二十四人的印人救護隊，出發前線，實行救傷。到了『叛變』的地方，並看不出有一點『叛變』的痕跡，並且也看不見抵抗。原來所謂『叛變』只不過是一個蘇魯人鼓動拒付一種新稅，殺死了一個小吏。但

英國兵在蘇魯人各村裏的行動，簡直是拿人來行獵。這個事件，給與甘地了一種鮮明的教訓與恐怖，較之在波爾戰爭上所得的鮮明得多。這時候，他覺到了社會事業之須待努力，因而感得有奉行婆羅摩利利（Brahmacharya 禁慾）的必要。

在這時，他並未意識到他將來要服務的事業的範圍，並且也未覺察到禁慾對於自我表現是怎樣重要。他只深覺得將來須要擔任的事業，必日加增多，如果他儘管享受着家庭生活，生活的娛樂並生育兒女，將擔當不了這種事業。換句話說，就是他覺得不能兼過靈與肉的生活。因此他便有意要立誓奉行婆羅摩利利。

他回到菲尼克斯時候，就把他的這種新意思對他的同事說出，他們都歡喜這種意思，並承認有立誓的必要。於是他就和幾個同志立誓奉行婆羅摩利利，他並且是終身奉行。後來，時間越久，他越覺得這番誓約意義的重大；在他看來，沒有婆羅摩利利人的生活無異於獸類的生活，獸類天然不知自制，人之所以爲人，就在能自制。後來他更看到，婆羅摩利利，決不只是肉體的節制，而是以肉體始，其終極是思想的淨潔。

後不久，他的夫人害病很重。過去他從幾本論素食的書上知道無鹽的食物有益於健康，並且體弱的人應避免豆類食物，因此這時候他勸他的夫人，不食鹽豆，並且爲促成此勸告，他又立誓停食鹽豆一年。一年過後，他覺得感官更易於馴服，因而回印度後，對此二物，卽未曾再食。由此，他更覺得有志於婆羅摩利利的人，應該審慎食物的選擇。

甘地的這種禁慾主張，一部分是印度普遍童婚的惡果所促成。

在這時前後，他又發展了他的教育學說，與處罰道德墮落的人的方法。他認爲對於少年，最重要的是精神的訓練，沒有精神的教養，一切別的訓練都沒有用處，甚且有害。但精神的訓練，絕不能借書本施行，必須從教師的生活和人格來實地陶養。怯懦的教師絕不能教成勇敢的兒童。因而在托爾斯泰農村裏，爲要作兒童們的榜樣，甘地逐漸增加了對於自己的紀律與抑制。他是反對對學生施行體罰的。這時有一個性情難馴的孩子，一天引起了他的憤怒，他抓起一根尺，在他手臂上敲了一下。打的時候，甘地自己，滿身抖顫。打得並不痛，但那孩子，大概是因爲看見甘地太痛苦了，便大聲叫饒，並且以後再沒有違抗過他。這件事給

他許多的啓發，使他瞭解了在對學生作精神訓練上，精神的力量有多麼大。在這個農村中，他把他自己的孩子和他的頑皮的孩子們混在一起，頗惹起別人的關心，但甘地告訴他們說，『我怎能區別我的孩子和頑劣的孩子呢？兩方我負有同樣的責任。』

有一次他聽到菲尼克斯村裏有兩個人犯了道德墮落的過錯。這個消息使他非常震驚。當時他正在約翰尼斯堡（Johannesburg），他馬上就乘車回菲尼克斯。在路上他想出他對付這兩個罪人的方法，他覺得他只要為他們這過錯做點苦行，便可以使他們覺察他的傷痛和他們墮落的程度。因之到村以後，他發誓禁食三天，並在四個半月內，每天只進一餐。這番決心實行以後，他自己輕舒了許多，對於那犯罪的兩個人沒有怒氣了，反生了可憐他們的心情。而對於別人，他的苦行使人人覺得痛苦，改換了全村的空氣，人人都覺察出有罪多麼可怕。而他與諸男女兒童的關係，也加強了些，更真切了些。後不久，因別的事情，他又被迫禁食了十四天。

這兩次初次的禁食，對於他後來政治活動的方法，影響甚大。當時因為禁食藝術與方



法，如無論怎樣味不適口與令人發嘔也必須多喝水等，不甚知道，使他感受了許多困難。

## 五 最初一次的沙太亞格拉法運動

甘地在南非洲的二十年的社會活動與思想發育，建立了一九一四年以來他在印度的政治生活的基礎。在前章我們已敘述了一些這種活動的事實與發育的痕跡，在本章再敘述一下他在南非洲所發起的那個最重要的政治運動——反對不公道法案的沙太亞格拉法運動(Satyagraha)。

甘地到南非洲之初，本是要一年即轉回印度的。但在一年終了時，他聽到南非洲政府正豫備通過一件法案，剝奪印度人的權利，於是他覺得離開這般任人割宰的印度人不應該，便仍留在南非洲。

他在南非洲為印度僑民爭平等，二十年間，從未間斷。但鬥爭最嚴重，並且最有成就的

時期，是從一九〇七年到一九一四年。在一九〇七年以前，他的鬥爭的方法，大都是在印度輿論報上批評指謫，要求政府改革，而實際的有組織的羣衆運動，並未發生。一九〇七年以後，鬥爭方式完全改變了，廣大羣衆的有組織的鬥爭，遮蓋了個人的指謫的鬥爭。

一九〇六年，南非政府發表了一件排斥亞洲人的條例，把入口的印度人，都置於罪犯之列：要他們向警察廳重新登記，並打手指模印註冊。印度人覺得這種條例，簡直是一種侮辱，便發起一種反抗的運動，並接受了甘地所提出的辦法，即沙太亞格拉法運動的方法，形成了和平的反抗運動。

什麼叫作沙太亞格拉法運動呢？當甘地及其同志在南非開始以『不遵守法律』的和平抵抗方法，反對政府的不公道法案時，他們曾以『消極抵抗』這名詞來說明他們的運動的方式。但後來甘地發現這個名詞常被人解釋作弱者的武器，而抹殺他們的運動所含的奮鬥的性質，因而他們便造了 Satyagraha 這個新字，以後便成爲代表這種奮鬥的通行的名詞。Satya 意爲真理，graph 意爲奮力，合起來爲『爲真理而奮鬥』的意思。後在

一九一九年甘地肯定這個字的定義爲『擁護真理，故也即是真理的力量；』又說：『我也嘗定其義爲愛的力或靈的力。』他常說明這種運動與消極抵抗主義的差異，並表示他對於消極主義的恐怖與厭惡。他說，他的運動是一種『積極的反抗，』這反抗所擇取的途徑，不是武力，而是愛，信仰和犧牲，這三種力量合而成爲一種力量，即是沙太亞格拉法這個字所表現的意思。所以這是一種高於武力的力，而不是小於武力的力。所以凡是怯懦的人，決不能隱藏在甘地旗幟之下。甘地是寧願採取『暴力』手段，而不願怯懦的。

反對新的亞洲人條例運動開始以後，一九〇六年九月有一個大的示威運動在約翰尼斯堡舉行。那裏集合着的印度人，都莊嚴的爲積極不抵抗而宣誓；在非洲的中國人也和印度人聯合起來；其他的亞洲人，也都表示同情或參加。亞洲人成千的被投入監獄，監獄投滿了，又投入礦坑。但監獄好像是他們的娛樂所。甘地也被監禁了兩個月。這是第一次的證明了沙太亞格拉法運動的力量。結果是甘地與南非政府磋商了一種暫時改良的條件，這種運動遂緩和下去。

我們知道，僑居南非的印度人，大多數是訂契約受僱的印度工人，受僱期間大約都爲五年，期滿以後，工人當然有改業的自由。但南非政府却訂立了一項新稅則，規定凡契約受僱的印度工人，想恢復自由，須繳納三鎊的人頭稅，意思在使工人永遠做僱工。自從這項稅則公布後，南非的印度工人當然反抗，甘地也在印度輿論報及其他報紙上常發表反對的議論，即在印度，也惹起了許多人的反對。高赫爾爲了此事，親到南非與總督會談。總督答應在下屆議會中提出取消該稅的議案，因此在非印度人都生了一種希望，高赫爾也抱了該稅必如約取消的信念而離開南非。但是高赫爾走後不久，南非的議會開過了，而總督並不提出取消這種稅則的提議，這樣，不但是政府對於印度人民的失信和侮辱，並且表示三鎊人頭稅決無取消的意思。因之，取消三鎊人頭稅與反抗對於印度人的侮辱，成了南非印度人的沙太亞格拉法運動的新目標。

自三鎊稅則公布到這時，約僱的印度工人，還不曾參加反抗的運動。但甘地却發現他們都很熱心的注意這種鬥爭。於是他便設法招集他們來參加。

還在預備這種新奮鬥時，『彷彿神在暗中替我們預備勝利的條件似的』（甘地語），又有一件新的不平事情發生，使婦女們也得到了參加奮鬥的機會。有許多由印度來南非的人是已經結過婚的，有些是在南非結的婚。印度的結婚，普通是不必註冊的，宗教儀式已足使婚姻爲合法。這種習慣，向來適用於南非的印度人，未有問題。但一九一二年，南非政府却又通過了一種排斥印度人的法律，規定除依基督教儀制舉行並向婚姻註冊處註冊者外，一切婚姻在南非俱屬非法。這個法案，不但使在南非洲依印度教、回教、波斯教等儀制而結合的婚姻，全歸無效，並且還使這樣結婚者的子女，失掉了承繼父母財產的權利。對這種法案，女子之不能忍受，實不亞於男子。因此，對於這種侮辱婦女的反抗，不但不能阻止婦女參加，甘地還決定邀請她們來同男子共同奮鬥。在此以前，甘地們認爲讓婦女也來坐牢獄是不應該的。

因了這種種不平的匯合，於是甘地們決定，無論參加的人數多寡，都要堅決的從事沙太亞格拉法運動。他們先邀請住在托爾斯泰農村裏的婦女們來參加活動。甘地發現她們

都非常歡喜參加奮鬥。他告訴她們參加運動不免有危險，如果她們被投入監獄，她們便須要做苦工，或洗衣服，甚或還要受獄卒的侮辱。但她們極其熱心，對於這些，毫不懼怕。在南非，凡印度人不帶通行證而越過省境，或不帶牌照而沿街叫賣貨物的，皆屬犯法，警察將逮捕入獄。因此，甘地便囑咐這些婦女們，不帶通行證而越境，不帶牌照而沿街叫賣，讓警察捕去。如果這樣而她們不被捕時，他又告訴她們，要繼續前進，進向納陶爾的煤礦中心區紐克索（Newcastle），勸告那裏的約僱工人們罷工。

他又前往菲尼克斯農村，和住在那裏的婦女們商議。甘地知道遣婦女們去投身牢獄是有危險的。菲尼克斯的這班婦女，大都與他有親戚關係，對於他的提議，向來是不加拒絕的。但如果被捕後在法庭因畏懼而推諉求宥，一定要使他個人深受打擊，並使運動蒙受損失。因此，他便把入獄與將來痛苦向她們詳談。但她們都欣然願意參加奮鬥，並對他保證，一切監獄痛苦，都願忍受到底。於是全數住在菲尼克斯的男女，除了幾個須用的人及幼小的人以外，都不帶通行證而去犯法越境。後來，他們被捕，受了審判，被判了三個月監禁，兼作苦

工。這時候是一九一三年九月。

但是托爾斯泰農村的那班婦女，却夫被捕。警察知道印度人善玩這種自尋入獄的運動，故意不逮捕她們。她們依照計劃而達到了紐克索她們的影響如野火一般的散布開來，早已感到三鎊稅苛虐的印度工人們，立即罷起工來。這時政府對於她們便不能置之不問了，也逮捕起來，判決了三個月的監禁。但這更擴大了工人的罷工。

工人的罷工，尤其是婦女的被監禁，把南非洲的印度僑民，把祖國的人心，都沸騰了起來。這班婦女，有些未曾受過教育，有些很少國家觀念，但她們以絕對純潔的犧牲精神，從事忍耐的奮鬥。她們的勇敢實非筆墨所能形容。在監獄裏吃的是惡劣的飲食，做的是洗衣的苦工作，但她們毫無退縮的表示，直到監禁期滿，才被開釋。

罷工工人，都拋棄強暴的手段，和平的支持着罷工的進行。甘地馬上即到紐克索去一個帕坦人（Patan），北印度的一種族，以好鬥著稱，把背給他看，說道：『你看，打得多麼厲害！我爲你的緣故，把那班混蛋都放走了。帕坦人從來是不受人打，而要打人的。』

罷工的人數，逐漸增加，已達千數以上。糧食與宿處的供給，成了問題。但這時候，印度商人却已有人送糧食送用具，各地的穀米豆食菜蔬香料等，也都如雨一般的降臨到他們。有些無力供給物品的人，却源源而來，投效做義務的工作人員。但罷工的人數，依然在增加，有謀妥善安置的必要。

甘地想出了一個解決的方法。他要率領他們前往特蘭斯伐爾省 (Transvaal) 使他們得被捕進監獄裏。於是他便把這個方法向工人提出，並告訴他們未來的危險，監獄的苦况，如果有不願同去的，可以折回礦裏去。但工人們毫不畏縮，並告訴甘地，他們是吃苦慣了的，不必替他們擔憂。於是他又把隊伍進行中應守的規則說給他們聽：途程共兩日，每人只能給與一磅半麵包與一盎斯糖，多了怕辦不到；衣服除必用的外，不得多帶；路上不能毀壞任何人的財物；如官吏或非官吏的歐洲人遇見他們，凌辱他們，甚或鞭打他們時，他們都須忍受。他又告訴他們，如果他先被捕了，那幾個人來代替他。一切都講解明白了，於是這五六千人的大隊，便向特蘭斯伐爾邊境出發。



在隊伍中，甘地盡力所能及的爲羣衆服役。打掃清道及其他類似的工作，都不加躊躇的盡力去作，因而別的人也歡欣鼓舞的去作。飯食弄得很壞，有時煮不熟，因而甘地又作了廚房的領袖。他的計劃是，如果越過邊境時不被捕去的話，這大隊伍當繼續往前進行，直達到托爾斯泰農村，然後大家居住下來，各自耕田生活。

將入特蘭斯伐爾邊境時，甘地上書政府，表示他們犯法越境的原因。他說明他們的運動是沒有隱密的；如果政府在他們未越境就把他們拘捕起來，那他們是很願意的；如果政府裁撤三鎊人頭稅，罷工便可以終止，並可以復工，因爲對於其他不平等待遇的奮鬥，他們不想要工人們來參加。

於是大隊便越境而進入特蘭斯伐爾省。甘地及其他同工作的五人被捕，他被送往布倫芳甸（Bloemfontein）監獄，與別人隔離。在這監獄裏，他並不難過，反而甚爲安心，因爲他自一八九三年以來，時時想讀書而苦無工夫，現在已是他的讀書機會了。

大隊繼續前進，直到到了納陶爾時，他們才被送往監獄——但如果政府把這大隊工

人真的送往監獄，不但要耗費一大筆的開支，並且也似乎落了印度人的圈套，而煤礦又須停閉。因此，政府便想了一個新辦法，就是把紐克索與其他一個礦區用鐵絲圍繞起來，充作兩個監獄分所，並使礦主作了管獄員，把工人放進去，強迫使工作。但工人們是不肯屈服的，因而遭了殘暴的鞭打，腳踢和凌辱。然而他們仍是耐心的忍受着。

這時候，南非的事件，已經激動了全印度，印度總督也發表演說，嚴厲批評南非聯邦政府，並誠實的替印度人的反抗手段辯護。這演說在南非和英國都引起了騷動。

同時，在南非各地，印度人的罷工運動，也烈火一般的燃燒起來。南海岸和北海岸的受僱工人，聽到紐克索罷工和婦女工人被捕的消息，幾千工人都不約而同的，實行罷工。其中有些覺得此次是一種長期的奮鬥，因而賣掉家俱，圖長久支持。其初甘地是曾警告工人不要擴大罷工的，因為他怕妨害了和平與秩序。但水閘已開放了，罷工風潮的泛濫，誰也無法阻止。政府對這些罷工工人，用武力來壓服。軍警追逐工人，強迫使復工，稍有騷亂，即開鎗射擊，因而死傷不少。但他們並不因此退縮。

各方的壓迫，使南非政府不得不設法調和，於是牠釋放了甘地諸人——監禁了六星期，並指定了一個調查委員會，施行調查。恰在這時候，聯邦各鐵路歐洲員役大舉罷工來要求印度人示威游行，藉以幫助。但甘地發表宣言道，印度人的運動不是想把苦頭給政府吃；他們的奮鬥的見地與鐵路員役的完全不同；即使他們要舉行示威游行，也必要到鐵路鬥爭告終後，纔肯開始。又，當北海岸的印度工人罷工時，工人們深恐已割的甘蔗不運往磨房中去使糖商受損失，因而一千二百個工人又回去工作，直到工作完畢才又來加入罷工。這可見作沙太亞格拉法運動的人員，在所採取的每一個步驟中，都顧慮到敵人的地位。

這樣的，一方是精神與誠意，一方是政府的權力和暴力，繼續的向前奮鬥。但到一九一四年，甘地的運動終於得到了勝利：三鎊人頭稅取消了，承認印度式的結婚為有效，入口的印度人得到了自由平等的權利。一九〇九年曾宣稱永不取消虐待印度人的法規的聯邦總督，五年以後，終於屈服於非武力運動了。

這一回沙太亞格拉法運動的勝利，給甘地在南非洲各和平運動的勝利，加上了王冠。

## 六 甘地的思想系統

甘地於一九一四年離開南非而回歸印度，這時他已四十六歲。自此以後，他的活動使完全在印度。二十年非洲的生涯，不但造成了他那印度領袖的地位，並且還形成了他的思想的系統，造就了他的政治活動的方法。人生如果在四十以前還是思想變化的時期的話，那麼，在四十以後，大體說來，不得不算是思想系統已經成型的時期。因此，爲欲給與一個瞭解甘地在印度活動主張的鎖鑰，在他離開南非的時候，對於他的思想系統加以大要的說明，當不會是無益的吧？

正如羅曼羅蘭所指出的，甘地的主義是一所兩層不同的偉大的建築物。下層是那堅固的地基，宗教信仰的地基。在這大而不可動搖的地基之上，建立起了他那政治和社會運動的主張。但這部上層的建築物，並不是那下層地基的理想的產物，牠只是從那地基發生

而適應於環境的一種結構。這結構是暫時的，是在過渡時期應用的，等到這部上層結構死滅了，然後再在這地基上建造上下協和的大建築——這是甘地的理想。

△甘地之所以參加政治活動，自然是因緣於時會，但在他個人的思想說來，則是因為他願得自我的實現 (Selfrealization) 因為在他的思想上，他已把爲人類服務當作了他的宗教；他覺得神惟有在服務裏才能實現出來。這種信仰給與他了政治活動的勇氣和力量。他曾說：『凡是說宗教與政治毫無關係的人，都是不懂得宗教的真正意義的。』

甘地對於人生的認識，是集中於三個基本道德的追求上，這即是沙太亞 (真理)，亞希穆沙 (愛)，與婆羅摩刹利 (自制)。三者合起來實現，成爲甘地的理想的追求。他深相信除真理外，再沒有別的神。真理之神是瀰漫六合的，他所能見的只不過真光之光的百萬分之一。但實現真理的惟一工具，便是亞希穆沙。要觀面真理，惟有在亞希穆沙完全實現之後才有可能。對於真理與愛的和協一致之追求，便是人生的目標。但惟有心地淨潔的人，才可以和真理之神會見，才能對萬物表示完滿的愛，才能得到真理與愛的和協一致，所以潔

慾又成爲必要。『與一切有生之物合爲一體，沒有自潔是做不到；沒有自潔而欲奉行亞希穆沙的法則，是一場空想；神是絕不山心地不潔的人實現出來的。』（自傳）對於這三方面的走近，甘地是時時刻刻在祈禱着的。

甘地的政治的社會的主張與行動發生於那無所不包的憫憐與慈愛。他愛憐所有窮苦的人，他爲解放『不可接觸人』（Untouchables）而不斷奮鬥，他領導和平的抵抗，他愛他的敵人。他不但普愛人類，推而至於有血氣之倫，無不愛護。他遵守印度教的傳統而奉行戒殺。在他的著作與演說裏，他常常說到保護牛的印度教的規律，勸人遵守，認爲是印度教的中心精神，是愛護動物的表誌。蛇在印度是最有害的一種動物，每年死於蛇咬者常數萬人；但甘地勸人不要殺害毒蛇，他說：『我們不要忘記，毒蛇和人類及其他動物一樣，都是神所製造的。神的法則，我們看不出來，但我們相信，神造獅虎蛇蠍等物，並不是爲要殘害人類的。』

由於愛的照射，於是這位宗教家又倡導了非武力運動的方法。他勸人以慈愛去征服

英國行政者的暴虐與怒氣，寧可讓英國官吏殺他們，監禁他們，他們也不可用武力反抗，也不可想報復。他說：『我們要用行爲表明給英國人看，他們即在印度的窮鄉僻壤裏，也如站在他們的機關槍後面一樣，無有性命之憂。到這時候，就要看見英國人將不是從前那樣的對待印度人了，英國人的性情將改變了。這時候，還要看見印度的殺人利器都要開始生鏽了。一個民族，一旦不復害怕暴力，這個民族的政府也將見得暴力無用，而不用暴力了。』拿宗教的教條與倫理的法則當作政治運動的基礎，在歷史上尙是前所未有的，這是聖雄甘地的偉大處。

甘地對於各種宗教，持一視同仁的態度。但他却信奉他所祖傳的印度教。他常說，各教各有其美點；他之信奉印度教，並不是因爲印度教無有缺點，而是因爲他與印度教的歷史的感情。他說：『我對於印度教的經典是信仰的，但並不是字字句句必得接受。無論何種解釋，無論這解釋是多麼深奧，如果是與理智或道德相違背的，我定不願受牠的拘束。』因此緣故，所以他對各宗教信徒，無論是印度教徒、回教徒、波斯教徒、基督教徒或猶太教徒，對他

的親眷和外人，本國人或外國人，白種人或有色種人：從來就不知有彼此的區別。

愛的光輝，照耀着他的行動與思想。

至於婆羅摩利利，他開始奉行的時候，是只限於肉慾的節制上，但以後他逐漸覺得欲求其純全，必須連思想或念頭都施行以淨潔的節制。但他却又覺得，對神如無有澈底的皈依，要完全控制思想是辦不到的，這樣又促進了他對神與愛的追求。這些節制的堅持，使全世界對於他的行為的讚譽不能動他的心，並且使他感到了痛苦，因為對着這讚譽而欲抬頭的那狡黠的慾念，使他須得費力去征服。

對於這人生的三個目標：沙太亞，亞希穆沙與婆羅摩利利之圓滿達到，即在現在，還是甘地所時刻祈求着的。

對西方文明，甘地採取了反對的態度。在一九〇八年他在南非洲所著印度自主一書中，他即稱現代文明爲『大的罪惡。』他說，現代的文明只是名義上的文明而已。實際上牠



和昔時的印度教所稱的黑暗時代恰恰相同。牠把物質上的安適視爲生命的惟一的目標。牠詛咒精神上的價值。牠使歐洲發狂，使只知崇拜金錢。這是一種『撒旦的文明。』印度的真正敵人，不是英國人，而是這種文明。他批評那班欲驅逐英國人出境，並依照歐洲的標準來發展印度文化的愛國者，說這是去虎而留虎的本性。

現代文明的核心是機器。甘地最熱烈的盼望着印度沒有機器的存在，他甯願印度成爲曼徹斯特（Manchester）的市場，而不願在印度創設曼徹斯特那樣的工廠。印度的新進派，對甘地這種主張，自然要反對；他們問，假如沒有鐵路、電車、或工業，印度要變成什麼樣子？甘地回答道：在這些東西未發明以前，印度並不生存嗎？在過去數千年，印度便已學得了自制的本領與求得快樂的學術。她已經不須學自他國了。她並不須要機器。她的昔時的繁榮是建立在犁耙和織布機及一種印度哲學的知識之上的。印度應當回到她的昔時的狀態。西方的文明，產生了一事不作而坐擁幾百千萬的富翁，另一方面却又產生了數量廣大的一無所有的窮人。印度所當力求的，不是少數人更加發財，而是大家都有工作，有飯吃。

於是他又反對議會政治，說議會是個不生產的女人。反對法庭說牠是『撒旦文明』的一種巧法。也反對律師，說法庭和律師，更引人民發生擾亂。

於是他又反對西方的醫學；他著了一部衛生指南，說醫學是黑暗魔術的精華。他迷惑我們，說無藥就不能治病。其實藥物不獨是無用，而且是有害的。疾病不過是『自然』警告我們，說我們身體的某部分堆滿了污穢，智者自應任『自然』把污穢掃除，不應用藥物遮蓋起來，給『自然』的工作發生阻礙。甘地勸人用精神治療一切疾病，說西方的治法專注意軀殼，完全不顧靈魂。並說，凡人生活於正當精神之中的，可以永遠無疾病。

於是他又反對西方的教育。說今日印度學校的教育，是教育少年說，他的本國的文明是無能力的，野蠻的，迷信的；他學的愈多，愈與他的家庭分離。甘地以為現在的學校，應根本改造，使所教的與家庭生活相應，以便學生們一面學，一面應用。並且應當教心；而教心絕不是書本可以收效的，應當教員親身作則；但現在的教員只是為吃飯而教書，實無教心的資格。

甘地教人，『我們無須從外國人學什麼東西，印度傳統的古老器械，犁耙與紡車，已造成了我們的智慧與福利。我們須要逐漸回轉到古時的簡單去！』

對於西方文明的反對，助成了甘地的許多社會改造的主張。

甘地是深信他的祖先們所遺傳的習俗之智慧的，這種信念使他擁護印度的階級制度。世界上大概都承認印度的社會階級制度，是妨害印度社會的發展的。泰谷爾也是這樣想，以為階級制度是印度全社會的缺點與衰弱的根源，廢除階級制度為解放印度的第一條件。但甘地却擁護這種制度。

他以為承繼律是一種永久的法律，如果要變更牠，必至招致紛亂。階級制度是一種天然的遺傳，印度教不過把牠變成了法制。他以為四階級的分制，是極有用處的。這四階級，第

一為婆羅門 (Brahmas)，即智識和精神階級；第二是刹帝利 (Kshatriyas)，即軍人和政界階級；第三是毗舍 (Vaishyas)，即工商階級；第四是首陀 (Shudras)，即勞動階級。這

樣的分級，並沒有彼高此低的意思，而是就職業劃分的。『這樣的分級爲的是要限定責任，而不是要賜與特別的權利。』如果自己希望一個優越的身分而派定他人一個卑下的身分，這是和印度教的精神相違背的。我們有生以來，全受役於神的創造的，婆羅門用牠的智慧，刹帝利用牠的保護的威力，毗舍用牠的商業的才能，而首陀則用牠的身體的氣力。所以依甘地的解釋，階級是以責任爲基礎，而不是以權利爲基礎的。他認爲階級制度連同其他傳統規則，曾保持印度教，不使分裂。

但他却以爲只有此四大階級是當維持的，四大階級中的無數再分階級，都當廢除。因爲他認爲階級的基礎是責任而不是權利，所以他不斷的爲『不可接觸人』的解放而奮鬥。

## 七 在印度政治工作的開始

下邊我們繼續敘述甘地的故事。

當南非反對三鎊稅運動終了時，高赫爾在英國，電召甘地。甘地於一九一四年七月離非往英。到倫敦時，歐戰已經爆發，甘地與留英印度學生商議了數次，並召集僑居英格蘭與愛爾蘭的印度人開了一個會，勸他們爲大英帝國參戰。對於他的提議有好多反駁，多認爲英國人是主人，印度人是奴隸，奴隸應當利用主人的危難求得解放，不當反與合作。但甘地以爲英國的過失，在英國官吏的身上多，在布列顛制度的身上少，印度人應當用愛來轉移這些官吏，而不當於危急時要脅他們。因此他便開始請人自動報名爲義勇隊，這隊終於組織起來。

十月，甘地離英回到印度。南非運動的成功，已使他在印度得到了很大的聲望，有了民衆領袖的地位，所到之處，常常受人熱烈的歡迎。這時候，在南非菲尼斯克農村的一班人，已照預定計劃回到印度，便尋到了一個住所暫時住下，仍嚴格遵守着菲尼斯克的生活規律，生活下去。高赫爾因甘地對於印度情形不明瞭，勸他在未參加政治活動以前，旅行全印度，

作實際狀況的考察。甘地允許了他，並答應在一年之內不參加主要的政治工作。

這時候，印度獨立運動的萌芽，已有了普遍的發長，印度國民大會（National Indian Congress）已經組成，並且受了日俄戰爭中日本勝利的感動，一部分愛國者已組織了一個激烈的政黨，與全國一般的感情相響應。對於怎樣形式而實行獨立，國中主張已分數派，有的主張與英國合作，有的主張驅逐英人出印度國境，有的主張仿照加拿大制度成爲英帝國中的一員，有的主張模仿新興的日本應完全獨立。但直到一九一四年歐戰發生時，領導印度的主要人物，還是高赫爾，他是一個偉大的愛國者，但却很忠於英國。對於他，甘地向來奉爲師，他曾說：『高赫爾是一位全才的政治領袖，應有盡有。高赫爾爲人，清潔如水晶，溫和如羔羊，勇敢如獅子，有過量的武士性格。』但不幸在甘地回到印度不久，高赫爾便死去。

這時候，印度還有一位偉大的政治領袖存在着，這便是提拉克（Lokamanya Bal Gangadhar Tilak）。他是一個具有非常能力的人，有強健的腦力，堅決的志氣，高尚的品

格。他的智慧，或較甘地更爲精銳，他所受的東方文化的滋養，比較甘地更爲充實。他是一位博學的人，犧牲一切以服務國家。一九〇五年，他第一次在印度國民大會上提出印度自主的主張，喚起國人。以後他又從英國人手裏取得了許多讓步，並得到了許多改革。但是他的政治主張和方法，却與甘地的格格不入。甘地是不大相信羣衆的，但提拉克却相信羣衆；甘地是在政治上奉行宗教理論的，提拉克却完全是一位政治家和策略家，把一切宗教的理論推到一邊，毫不顧及。但甘地却極崇拜他的才力與人格，尊重他，敬仰他。他死於一九二〇年，在他生存的日子，他是印度的惟一領袖，甘地的活動大體上是在他的領導之下。他的死，不但是印度的不幸，也是甘地的不幸。

直到一九一九年，甘地還沒有參加印度國民運動的主要工作。這時以前，他游歷印度。但地方規模的改革與反抗不公平的工作，並未斷領導。一九一五年，他因感到各處款待他的人因他的食物所費的麻煩並非必要，便決意限制他的食品的樣數，規定二十四小時吃東西不得過五樣，入夜以後，永不進食，即在有病之時，藥物也要算入五樣之內。這誓約他往

後便一直履行着，並延長了他的壽命，免去了若干次的疾病。

他因了朋友的幫助，把他那菲尼克斯的人衆，安置在亞麥達巴特城（Ahmedabad）。印度習俗，有名學者或宗教大師，多自設學院（Ashram）作自修之所，兼教學生。因此，亞麥達巴特的住所，也就成了甘地的學院。又如前邊所述，甘地是不斷的爲不可接觸人的解放而奮鬥的。這所謂不可接觸人者，是印度社會上最賤階級，職掌清道除糞等工作，別的階級人如果一觸到他們，甚而或被他們的影子所遮蓋時，便認爲大不吉。普通水井，都禁止不可接觸人的汲取，理髮匠洗衣匠，都不肯爲不可接觸人服務，他們在印度社會上被踐踏着、驅使着，生活連豬羊還不如。甘地常說，這個階級的存在，是印度教的大恥辱；在他的學院成立時，他便向朋友表示將接收一個不可接觸人，入學院同居。

但不久就有人介紹說，有一個誠實謙下的不可接觸人家，想加入他們的學院居住，他們是否肯接收。甘地和他的同志們即表示願意接收，如果他們都願遵守學院的規則。於是這一家四口便來住下，甘地們同他們同桌吃飯，一處工作。但馬上就有麻煩發生：水井的主



人，說他們水桶上的水滴，玷污了他，辱罵他們；而社會上也有對他們經濟絕交以作抵制的風聲。這時候，甘地決定寧願到不可接觸人地方去居住，也不遣去不可接觸的同居者。但正到山窮水盡的時候，「神來給了幫助，」一個不留姓名的人，送給他們了一萬三千盧比的鈔票。他們又得繼續過下去。

在南非所爭的三鎊稅，雖於一九一四年廢除了，但那半奴隸制的用契約僱工運殖南非的辦法，未曾廢除。一九一六年，有人在帝國立法院內提議廢除約僱制度，印度政府答應以適當手續廢除。當時，甘地覺得對於此渺茫的答應，不能即認為滿意，而應當規定固定期限使廢除實現。因此，他便與許多同志商定，規定下年五月以前必須廢除，並去游行宣傳，發動他那沙太亞格拉法運動，以預防限到而不廢除。他到處招集大會，演說，並受到人民的熱烈歡迎。但後來，五月三十一日還未到，政府即把約僱出洋的制度廢除了。

49

接着，在他游行的期間，他又為乾巴蘭（Champaran）地方的農民努力，廢除了極苛虐的剝削制度；又領導開拉地方（Khairā District）的農民免除不公道的田賦。又在貝

哈爾省 (Bihar) 設立了一些鄉村小學，和鄉村衛生處所。在這些地方，他經驗了印度農村生活是如何貧苦，極多人民都過的是無有傢具，無有洗換衣服，只有一件破衣遮羞的生活。而他那非武力抵抗的手段，也到處實驗出有意外的功效；這手段，在這北部印度的農村中，遺留下了深刻的影響。

開拉農民之反抗田賦運動是這樣的：開拉地方到處歉收，將成饑荒。農民請求政府免征當年田賦，但政府之回報是侮辱與威嚇。照土地稅則的規定，如果收成只四分之一或不

足四分之一，農民得要求免征當年賦稅。官方統計，說收成是超過四分之一的，因之對農民的請求，不願聽從，但實際上殊不足四分之一。甘地聽了這種情形以後，即勸人民訴之於沙太亞格拉法運動，並要求參加運動的人簽了這樣的一個誓約：『我們因為收成不足四分之一，請求政府停征賦稅，以待下年，但政府不允從我們的請求。所以我們鄭重聲明，對於本年賦稅的全部或剩餘未繳的部分，將不自動繳納與政府。我們將任政府採取其認為合宜的處置，并樂受不繳納所生的一切後果。』這運動一開始，當地人民對之深感興趣，都願拿

出錢財來幫忙。甘地等人因這種運動對當地農民也是一件很新鮮的事，所以他們須一村一村的去說明這種運動的原則。結果是政府接受了農民的請求。但在這回運動上，甘地經驗出循禮守法是最難辦到的一件事；因為循禮守法的意思，並不單是外表的言語溫和，而還在內發的溫和與慈善在運動者一舉一動上都表現出來。

如前所述，在歐戰開始時，甘地是主張幫助英國的。這種態度，並不只甘地一人；當時，印度的許多政治領袖都被那所謂『為公理而戰』的虛偽理想所誘惑。英國政府，為要取得印度的幫助，對印度的各種要求，都給以或明或暗的允許。他知道印度希望自治，因而說道：『印度自治之允許與否要看印度對於大戰的態度如何而決定。』一九一七年八月，印度政府秘書孟特鳩（E. S. Montagu）對印度人答應將來建立一個對人民直接負責任的政府。因而，便進行協商。在一九一八年七月，印度總督柴姆斯福特（Lord Chelmsford）與孟特鳩都在一篇擬定改良印度憲法的正式報告上簽了字。一九一八年初，協約國軍事甚為危險；四月二日，路易喬治（Lloyd George）又發了一篇告全印度人民的請

求書，並且在同月末，大戰會議在德里(Delhi)開會，都會表示將給印度以自治。在這些時期裏，甘地是相信着英國政府的。

在德里開的大戰會議，甘地被印度總督邀請參加。在這會議上，印督很熱烈的希望甘地贊助募兵的議案，甘地答應：『願盡全力，贊成此案實行。』但在這個會議上，提拉克與回教徒領袖亞里(Ali)兄弟，都未被邀請參加。會畢後，甘地立即開始征募兵士。因為他在開拉民間易於着手，他便回開拉募集。但是他立刻察覺了這樣的事實：雖然在田賦運動中，人民欣然出車報効，並且需要一個義務員時，往往來兩個，但現在却連一輛車子，都難找到，甚至僱都僱不來，義務員更不必說了。因此甘地等募集工作員，不得不以步代車，並囊帶乾糧上路。所到之處，都有會議，人民雖赴會，但應募的却難得一兩個。『你們是熱心於慈愛的人，怎麼叫我們去拿槍呢？』『政府有什麼好處給印度，值得我們去合作呢？』甘地等當然還是儘量想法，勸人應募。他們印發傳單，說道：『在英國統治印度的許多惡行中，歷史將認為剝奪全國的武裝一事是最無人道的。我們如果要想使武裝案廢止，如果要想習用武器，這

裏就是一個黃金般的機會。」甘地主義是主張以愛制服一切的，在這裏他竟引人趨向武力了！因了甘地和其他一些人的努力，印度派遣歐洲參戰的兵士，人數共達一百五十萬，並有了極重大的死亡。

一九一八年歐戰完結了，英國政府已不再需要印度的幫助，因而便露出本來的面目，把從前答應印度的話，全都取消。印度人民所期望已久的獨立自主不但未得到，並且戰前所有的許多自由反被剝奪。歐戰開始時，印度政府曾頒布了所謂『印度防禦法』(Defence of India Act)，以戰時辦法控制印度，並聲明於戰爭終結後六個月廢止。但到戰爭終結後，政府覺得有以非常法令防制似將發生的印度革命的必要，於是便藉口於孟加拉(Bengal)的暴動事件，指定了一個調查委員會，前往調查，以便公布非常法令。這委員會以路拉特(Rowlatt)為委員長，製造了一個調查報告，提出建議，主張凡是『叛逆』罪犯，得不經公開審訊，即加懲治；地方政府有任意搜查住宅，拘留人民之權；並主張組織祕密偵探處，言論檢查處；凡戰時防禦所需要的辦法，概行存在。英國政府的態度與路拉特調查報告

書激起了全印度的反抗。

當路拉特報告書發表時，甘地正有病在床。他是知道英國政客的向來習慣，凡想實行某種辦法時即先派委員會調查，提出建議，而其實這種建議是他們所早已內定了的。這時，他便對他的朋友說，『我們必須起來做點事情。』甘地做事，向來是不在乎自己的人數多少的；於是他便先招集了他的學院中的親友們，開了一個會，到會的還不到二十人，就在這個會上，起草了沙太亞格拉法運動的誓約，人人都簽了名，便分頭進行活動。又成立了一個叫作沙太亞格拉法協進會 (Satyagraha Sabha) 的團體，設總機關於孟買 (Bombay)。凡有志參加運動的人，都須簽署非武力的誓約。又向各處發散傳單，召開民衆大會。

於是，印度民族革命運動中的第一個偉大高潮（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二）便開始來到，甘地作了牠的領導者。從此以後，甘地的政治生活，便與印度的整個革命運動混合起來。

## 八 反對路拉特法案運動

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二年的印度革命的巨大浪波，一方面是一九一七年後世界革命運動的反映，一方面是英帝國主義因了戰後經濟危機之增長對印度施行高度剝削政策的反響。

民衆反對路拉特建議案的運動日趨強烈的時候，印度政府對於實施這個建議案的態度也愈加堅決。這建議案終於公布成爲法律了。甘地天天和他的同志們討論對付這場未來戰爭的計劃，但除了開民衆大會以外，他那時還想不到別的開始的方法。一天晚上，他思慮着這個問題便睡着了，次晨在朦朧中他忽然發現了一個辦法：他要規定一天爲禁食祈禱日，要印度全體人民罷市罷工，以作非武力抵抗運動的開始。因爲他覺得非武力的反對路拉特法案的戰爭，是一回神聖的戰爭，以自潔行動開始以表示『人民情願爲公理與

自由的永久理想而犧牲自己的決心，』是最合宜的辦法。他把這個意見向他的朋友們提出，他們都表示歡迎，於是他便草了一個簡短的請求文，定一九一九年四月六日為全國禁食祈禱日，通知各地。誰知這個通知發出後，全印度自這端到那端，無論城市或鄉村，都遵照定期實行罷市罷工。這種特殊的開始步驟，直接打入了人民的心，並鼓起了他們的內層的知覺。第一次的全印度一切階級一切宗教都聯合於同一理想之下。

在孟買，甘地提議叫人民破壞鹽法，自取海水回家煮鹽；並提議售賣禁書，以作非武力抵抗的方法。他的印度自主與所譯的羅斯金的給後來的，都是被禁了的；於是他印了許多本，於禁食開禁後發售。但書售得極快，並且許多人都甘願給與十倍或數十倍的價格。

抵抗開始後，各地多循依秩序進行。但有幾個地方，發生騷擾。甘地聽說般遮布（Bhanu）的情形很不好，即前往震壓。但政府因怕他前去煽動，從半路上把他扣留起來，連回孟買。他的被捕的消息，激怒了各地的人民，時刻有發生暴亂的危險。聽說孟買派胡尼（B. P. H.）地方，人民狂怒到極高度，他立即前去勸解。將近派胡尼時，人民一看見，就馬上狂歡



起來，排成一個隊伍，『祖國萬歲，』『大哉神力』的呼聲，響澈雲霄。於是他便參加隊伍，一同游行，但立刻即來了一隊馬警，拔刀亂揮，縱馬直冲入人叢中，被踐踏砍傷者無數，隊伍遂被衝散。甘地親到警察廳，責備警察長官不應該這樣蹂躪人民。隨後又到海邊的一個民衆大會上，演說遵守和平，是參加非武力運動的人的職分。

亞麥達巴特是甘地的學院所在地；這時也發生了騷亂，工廠工人，罷工暴動，並弄死了一個警官。他馬上去亞麥達巴特，招集市民開了個大會，告訴他們暴動的過錯，並宣布他自己要禁食三天，以作懺悔，並請求人民也禁食一天，另一方面則向政府提議赦免罪犯；但兩方都未接受他的提議。他最覺得痛心的是亞麥達巴特是他工作過很長時間的地方，而仍然發生暴動。於是他便終止了非武力運動，他說他犯了『像喜馬拉亞山那樣大的失算』——他的意思，是認爲作非武力抵抗運動的人，對於國家法律必先有自願的尊重與服從，這樣他才能認識那些法律是公平的，那些是不公平的，他才有作非武力抵抗運動的權利。他在人民還沒有這種資格之前，就叫人民來作非武力抵抗運動，他的錯誤好像喜馬拉亞

山那樣大。

他回到孟買，便募集了一隊義務人員，藉着他們的助力，等手教導人民非武力抵抗運動的意義與工夫。但他發覺叫人民在和平一方面發生興趣是一件難事；並且應徵服務來作這種訓練的人員，一天一天的都退去。

甘地的被捕消息，激起了般遮布許多地方的暴動。在阿木里查（Amritsar）地方，發生了劫掠殺傷的事件。四月十一日，台液爾將軍（Dyer）帶兵佔領了這城市，這時，各處還很平靜。四月十五日，是當地人民的一個大節日，男人和女人，大人和孩子，都和平歡樂的在一個地方上聚會，台液爾那天帶了機關鎗隊，當場不發警告，便向手無寸鐵的男女老幼，開鎗射擊，十分鐘後，子彈打完才停止。打死的約五百至六百人，受傷的更不計其數。

般遮布屠殺的消息傳播後，怒濤便在印度全土湧起，即許多英國人也表示驚訝。於是政府便命令組織了一個委員會前往調查；印度國民大會也組織了一個副委員會，與政府的委員會分頭調查。甘地也得總督的允許，前往般遮布。他到拉賀爾（Lahore）車站時，車

站上從這頭到那頭都滿是人；家家戶戶全都出外熱忱的瞻望他，歡喜得發狂，好像是迎接一個久別的親友。甘地責備台液爾和肇事長官，但並沒有仇恨與報復的意思；也並沒有要求政府懲辦台液爾，而只要求撤換他，以免再發生同樣的事件。但政府仍是庇護牠所僱用的劊子手。

般遮布慘殺的空氣正震怒着全國的時候，印度政府與人民之間，又發生了第二種的衝突，這便是回教徒與政府的衝突。歐洲大戰進行中，印度的回教徒決定如果英國不虐待土耳其（回教國），他們願幫助英國。這個，英國政府責任答應了。但是當戰事停止後，一切的允許，全都遺棄，而加土耳其以瓜分的處置。這種奸詐的行爲，激起了印度回教徒的忿怒，而發生了基拉發（Khalifat 回教主名稱）運動，於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底在德里開全印度第一次基拉發大會。回教領袖們感覺回印兩教有聯合抗英的必要，便發請帖邀請甘地前往參加。

印度的印度教徒與回教徒，從來是仇敵，英國政府則時時利用這兩教的衝突，以維持

其在印度的統治。甘地向來是少宗教的偏見的，並且着眼於民族獨立運動，他也知道有印度聯合的必要。所以凡有可以聯合兩教的地方，他都甚努力；前在印度總督所招集的大戰會議上他曾提議要求釋放被監禁的回教徒領袖，亞里兄弟。所以，這次哈利發大會的邀請，他便欣然接受。

甘地被推為大會主席；他以闊達的態度，表示願盡力幫助回教徒的要求達到成功，並勸告各宗教聯合起來。在這個會議中，回教徒份子建議如果政府不採納他們的要求，便要抵制英貨。對於抵制英貨一點，甘地不同意，意思以為到會的人，難得有一個人不穿英國布的，如果抵制而沒有一些新東西來代替，結果必然是空話。這時候，他還沒有發現用土布來代替英國布的辦法。但在這個會議上，他却第一次的形成了他的不合作的含糊觀念，並第一次的用了『不合作』(Non-Cooperation)這個名詞，並還通過了一個關於不合作的議案。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底，第二次基拉發大會在阿木里查開會，表決向印度總督遞一哀的美敦書；一九二〇年二月，在孟買開第三次大會，發表宣言攻擊英國政府。這都是颶風將

要來到的朕兆。

英國政府好像感到了這種風暴的危險而設法緩和似的，一九一九年底，英皇發出了一道皇諭，印度政府舉行大赦，並實行許多改革。對這種文件，甘地是不很滿意的，別的人個個都不滿意。不過他那時候却覺得這皇諭是可以接受的。但那時候的領袖提拉克及達斯(Deshbandhu Chittaranjan Das)等則都搖頭。這時甘地一方面是相信印度政府不至於再欺騙他們，而主張接受此皇諭，一方面則不欲對有理解、富經驗、普遍敬仰的領袖們表示異趨，故甚覺痛苦，但結果是各領袖間成立了一個妥協案，而把這皇諭接受了。從最初直到這時候，甘地都是擁護英國政府並願與之合作的。

但不久事實便證明甘地的希望是一種幻想。印度總督不但未遵從皇諭施行大赦，而對政治犯執行死刑之事反常有所聞；這惹起了全國的緊張。同時，又傳歐洲各帝國主義對於土耳其的瓜分條約將開始實行，使回教徒極爲激憤；接着，政府又發表了阿木里查屠殺案的調查報告書，對於肇事凶手竟不加應得處分，招致了普遍人民的忿恨——這幾個原

因匯合起來，使印度的民族的怨怒達到了最高度，反抗運動於是便爆發。

## 九 一九二一年偉大革命浪潮的指導者

一九二〇年五月，基拉發會議在孟買開會，通過接受甘地的不合作政策。這時候，提拉克已死，全印度人民普遍承認甘地為印度國民大會的領袖。

這時候，甘地寫了一封公開信給印度總督，表明不合作運動行將開始，和他們所以採取這種辦法的理由；但即在這時他尚無決心和英國政府決裂，所以他又表示他願意和政府和平解決。他又發了一篇告在印度的英國人書，明顯的說出他發動不合作運動的理由，他說：『計到現在為止，我曾完全相信路易喬治會照行他答應過回教人的話，我且相信既發現在般遮布的官吏的暴行，將充分的賠償般遮布人。但是路易喬治的背約，和袒護屠殺人民的官吏，使我完全不能相信政府，和牠對於扶助政府的國民有什麼善意……我們在

戰場上表示勇敢，是作不到的了，但心靈上的勇敢，我們還有。不合作運動非他，即鍛鍊犧牲自己的精神；我希望由於一己的受苦，能夠使你們被克服。」

一九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甘地宣告他將在八月一日公布開始不合作運動，並定前一日為禁食祈禱日，以作準備。他因為最怕發生暴動，所以又告戒民衆要抑制忿怒，維持質序。爲要使民衆明瞭不合作運動的意義，他又作了許多次的演說，解釋運動的內容與方法。至於運動進行的步驟，他的規定爲四步：

- 一 印度人辭退一切勳位與名譽職；
- 二 全數印度人官吏離職；
- 三 印度警察與兵士離職；
- 四 普遍的不納稅。

甘地一起首即宣布第一步辦法，請人民辭去英國政府所頒給的一切勳位與名譽職；暫時不買國債，不求助於法庭，一切訴訟私下仲裁解決，公立學校學生退學，不選代表參加

立法會議。八月一日，他寫了一信給印度總督，辭去他所受的勳位，並歸還在南非時英國授給他的各種勳章。並且說道：他這樣做，心裏並不是沒有痛苦的。

甘地的這種行動，立刻發生了影響。許多印度官吏都離職，學生也離了學校，官府學校，變為空所，也無人打官司。

甘地的不合作主義，早已得了回教全體的擁護。至此，全印度大會（All India Congress）決議於一九二〇年九月在加爾各達開一特別大會，審查不合作主義，甘地被邀請為大會起草不合作計劃提案，規定不合作的目的為反抗般遮布慘案與基拉發問題的惡行，及取得印度自主。這提案為特會所通過。這議案後又被拿格波（Nagpur）大會年會所追認；並通過了關於回印團結，消除不可接觸人的制度和土布運動的決議案；並且這些決議案自這時起便都施諸實行。在這兩次大會上，甘地的主張成了權威。

羅曼羅蘭極力稱讚甘地在這回不合作運動初起時，所表現的領袖的本領。他說，在這時，全國的暴動空氣已醞釀成功，稍受煽動，即可爆發。但甘地極力消除這種狂潮，他再三主



張民衆應保守嚴厲的紀律；他說：『從混沌的狀態中，我們必須尋出秩序來；我們要引用公民的法律以代替羣衆的法律。』於此，羅曼羅蘭稱讚甘地道：『這個眼光明確的神奇的人，具有完善的實際的意識，這種意識，是與那創立宗教制度以管束人們的靈魂的歐洲偉大人物的相齊等的。』

這時候，甘地主張，在組織大的民衆運動上，應不讓未受訓練而自動加入的人參加；做首領的，應當是一個最老練的人；全國的信號應當規定；羣衆應不許進入火車站，並在大路上爲路人和車馬留路，等等。

△這時候，有許多人主張暴動，相信印度獨立，只有暴動才可取得。甘地連續不斷的與這種主張奮鬥，他引證可蘭經，紀塔經典，聖經及其他各經典裏，都沒有贊許暴動的教義。他說，我們應當維持秩序，就是連生命犧牲了也值得；因爲人對於任何生存着的小動物，都沒有毀傷的權利；因爲無論何人，都沒有用武力強迫他人爲善的權利。

65

在運動開始的四五個月中，甘地不但是想藉不合作使印度政府屈服，他還想在這個

運動中，爲新印度建立一種經濟的基礎。於是他便在他的中世紀式的思想上，提出了他的經濟獨立的主張：（一）抵制外貨；（二）提倡土布；（三）恢復印度的家庭紡織手工業。

於是，他便盡力訪找最良的紡織機，推廣這種紡織機，並詳細的教授民衆紡織的技術；他告訴民衆，說紡織工作是一切印度人的責任；每個貧窮的孩子，每天都應該紡織幾小時；一切的人，無論男女，每天每人至少要紡織一小時。他以不斷的不倦的精神，爲他這種主張奮鬥。

甘地所以提倡家庭手工業的理由之一，是他認爲印度民衆普遍貧窮的實在原因，是印度過去會盛行過的家庭工業被強迫破壞。印度所生產的棉花，是足供本國之用的，但却被迫把這些棉花送到英國或日本，而使印度人不得不買外國布，所以他說：『一國雖然自己種棉花，但反要花幾萬萬盧比從歐洲買布疋，那能不窮？那能不破產？』因此他深信擺脫破產的惟一方法，是回到家庭手工業，回到紡車。他說：『饑餓就是引印度回到紡車的惟一理據。』他以爲耗費於陸軍上的那筆大款，自然使印度民窮財盡，但還不如消滅了家庭紡

織業那樣厲害。他說：『我曾走過全印度，無處不聽見人民傷心的苦不忍聞的叫喊……全國都是無錢的，無處不有人民訴苦，說無錢買必需的衣服和食物。』他又說：『我們失去紡車，就是失去左邊的肺，這使我們得了百日癆的病症。恢復紡車，就是阻止這種死症的進行。』他又證明給人看，用土布並抵制外布，怎樣的每年就分布六萬萬盧比給印度人，這樣進行下去，印度便慢慢的會興旺起來。紡車是救貧的惟一靈藥。

甘地提倡恢復家庭手工業的別一理由，是他認為印度自從手工業被破壞後，人民便習於懶惰，他想驅除這種懶惰；人民身體與道德又因而墮落，他想挽救這種墮落。他說：『五十年前，我們的女人們在家庭紡紗；鄉下的織工們，織此種紗以為生。這是本國經濟上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能使我們更自然的利用我們的餘暇。現在我們的女人們失去了兩手的本事。千百萬人的不得不懶惰，把國裏弄得很貧窮。』他又常常說到，從鄉村跑到城市來的工人，怎樣因為貧窮使身體衰弱，道德墮落，妻女賣淫，無法可救；或入伍當兵，攻打無辜的鄰國人。

他又認爲恢復家庭手工業是聯合印度各階級與各宗教的最妙方法。他說，『自我看來，紡車和粗布，是全印度合而爲一的一個符號；所以我當這兩樣東西是一種民族的聖典。』他又認爲紡織這兩件事可以聯合貧富，凡是作這樣窮人手工的人，卽是自置於窮人之列，由是而自置於全人類之列。他說：『我不能想像任何敬神之道，能高過於爲窮人而作窮人所作的事。』又說，『倘若你明白紡車的祕奧，倘若你理會紡車是愛人的一個符號，你將不作其他的活動。』這樣他把提倡紡車與土布，看成一種道德了。

爲此種種理由，所以甘地在發動不合作運動的初期，便竭力勸告人民抵制外貨，使用土布，提倡紡車。他叫他的門徒們都立下誓約，除印度土布外，完全不用外國布。他勸告商人們，只用印度棉花紡出的紗織布。他相信，倘若人人都不買外國布，只要介紹二百萬部紡車，就可以一躍而達到印度的經濟獨立。

甘地的魄力，立刻把在革命浪波中的羣衆的感情燃燒起來。孟買的貴婦也願從事紡織，印度教和回教的婦人，都願一律穿土布，土布成爲時髦的東西了。就連泰谷爾也讚美土

布，說穿起來很有意思。

甘地不獨主張不用外國布，他還更進一步的主張燒燬外國布。一九二一年八月，他命令把孟買的外國貨都燒燬。他這種命令一發出，馬上即引起全國的狂熱，許多貴重的外國衣服和布疋，都堆集起來，放火燒燬，而狂熱的民衆則鼓掌喝彩。他認爲燒燬外國布是鼓勵製造土布的最好方法，並且還是毀滅外國貨所起的一切罪惡的辦法。他說：『倘若我們曉得用外國布是錯誤，遺無量的禍害於印度，並且又幾乎全毀了手工紡織的人們，那麼，我們也就曉得這種被罪惡染污的布疋，只配燒燬。』

許多人都責備甘地，不應該燒燬這些貴重的衣料，應該分配給窮人們使用。但甘地答復道：『印度無衣無着的人們所最需要的是工作，而不是這種貴重衣服。我不願把這種衣料給他們，去羞辱他們。』又說，『我們所燒的東西，大多數是與窮人生活無干的。我們如果把這樣東西給窮人，就是一種罪惡……試想要窮人們穿這樣華麗的綢緞……所以我盼望燒洋布接連的實行下去，四下的傳播，從印度這一頭傳到那一頭，等到所有的外國布都

化成灰，或都送出印度國境，才停止不燒。」

當印度人都堆積起貴重的衣料和布疋，放火焚燒，而甘地的黨徒都歡聲喝彩時，甘地却說這並不是表示仇恨英國人。他說：『焚燒外國布疋的意思，並非發生於怨恨，而是發生於懺悔我們自己的已往的罪過……燒燬外布，就是燒燬我們好用外國貨的好尚……是懲罰我們自己，不是懲罰外國人。所以抵制和焚燒洋布與印度怨恨英國無干。』

經濟的建設以外，甘地這時候還努力於印度教育的建設。他是反對西方教育制度的，擁護東方文化的，並注重精神教育的，因而在這時候他便照着他的理想進行印度教育的建設，以解脫西方思想的壓迫，印度各宗教思想的限制，並創造真正獨立的印度的精神。

一九二〇年，他在亞麥達巴特創立了古茶拉地（Gujarat）國立大學。在這裏他的理想是要勾通印度教與回教的思想，統一印度的語言，並想把這大學作為革新全國的源泉。在這裏他是想要系統的作亞洲文化的研究。在這裏，一切印度宗教的教義都設立課程，

並定印度斯坦的語言爲必修科目。

要普及中小學教育，必須先訓練出有能力的教員。因之甘地又在亞麥達巴特設立了一個訓練教師的師範學校——真理學院 (Satyagraha Ashram)。在這學院中作教員的，都須宣誓，誓中聲明遵守下列各點：誠實；戒殺（愛）；獨身；節制口慾；不偷盜；不蓄產；使用土布；體身勞作；無畏；打破不可接觸風俗；容忍等。教員須親自操作，以作學生模範。學生，四歲以上便可入院；入院後，須修完全部課程，約十年後，才可出院。入院學生，必須和父母家庭分離。他們所穿的是純樸的布，所食的是植物類的簡單食料。每年中須徒步旅行全印度三個月。

一九二二年，甘地又在巴都里 (Bardoli) 創立了自治學院 (Swaraj Ashram)。他的辦法與真理學院相彷彿，信條規則，與真理學院完全相同。可以說是真理學院的分枝，不過他的目的稍微偏於政治教養一方面而已。晨起之後，晚寢之先，全體都舉行宗教式的祈禱。

在這革命的浪潮中，甘地所最致力的一點，是拔救不可接觸階級。他屢次向民衆表示，印度人從英國統治者所受的一切恥辱與不公道，與印度人所加給巴里亞人（Pariahs）（不可接觸人的一種）的比較起來，不算什麼。『假如印度已經成爲英帝國的巴里亞，那就是公平的神所賜給我們的公平的報應……』「不可接觸」是我們的污辱，牠使我們在南非洲，在東非洲，在加拿大都變爲巴里亞。印度教中一日有「不可接觸」階級存在着，印度的自治便一日不能得到。』他在他的學院裏，收養了一個巴里亞人的小女孩，當親生女子一樣的照顧她。他一次曾說：『如果我死後再轉生，我願意作一個巴里亞，分擔他們的全數憂愁困苦和羞辱，以便努力解放他們，使他們不受愁苦。』

在這時候，甘地要國民大會給巴里亞人設立學校，並給他們井水。他覺得巴里亞人解放的最大困難，是他們不能自動起來要求自由，因而他便去組織他們，教導他們。一九二一年四月，有一個被壓迫階級的大會在亞麥達巴特集會，甘地任主席。在這會上他發表了二



篇美麗而誠懇的演詞。他叫那班不可接觸人奮力起來施展他們的本領；盼望他們在印度社會中做出偉大的事業。他發動他們的自信心，灌輸他們以理想。他相信他們在五個月之內，可以依賴自己的力量，消滅『不可接觸』的恥辱。他那不合作的運動政策裏，包含着巴里亞人有參加運動的權利。他當着大眾請求許可『不可接觸』人投入全國的運動，聽他指揮。他說道：『我請巴里亞人投入不合作運動，因為我要叫他們曉得他們自己的力量。』他繼續不斷的積極的作這種偉大而動人的奮鬥。

他這種呼籲，在印度人民的心中，馬上便有響應。許多村莊中，婆羅門已願和不可接觸人雜居。印度民國大會也表示廢除不可接觸制度的主張。一個少年的婆羅門，情願作清道夫（巴里亞人的專職之一），以與不可接觸人共同生活。

這時候，甘地又努力於印回兩教之永久團結，努力於婦女的解放；並作了許多社會風俗的改革的工作。

在不合作運動初起的幾個月中，英國政府斷其不能持久，對之加以輕藐的態度。一九二〇年八月，印度總督說，這種運動是一切無意識計劃中之最無意識者。但這種態度，不久便改變了。十二月在拿格波開的印度國民大會之接受一切甘地的主張，和更加緊的號召人民擴大不合作並與英國政府對抗，使英國政府拋棄了牠的容忍的態度，而開始實行武力的壓迫。

入一九二一年，不合作運動發展甚為迅速。國內到處都已設立不合作運動支部；到六月，加入不合作運動者已達百萬人以上，釐金也已達六十七萬金鎊以上之多。民衆的敵意早已引滿待發，遇着政府的殘酷壓迫的刺激，便爆發而成公開的騷動。各地方不斷發生軍警民衆的衝突，與工人罷工的反抗。而比較激烈的旱回教徒分子。這時候，甘地則不停的到處平息這種騷動，並努力感服亞里的黨徒。但不合作運動的勢力，仍日在擴大。

八月間亞里兄弟被捕，被判以二年的監禁。這消息使全印度民衆加倍憤怒，各處有無

數示威運動發生。十一月四日全印度國民大會在德里開會，決定以拒絕納稅爲開端，宣告反抗政府。但又規定凡反抗者應先宣誓絕對依從抵制外貨及手工紡織的程序，並永不暴動。

十一月英國威爾斯王子來到印度游歷，這時，大規模的反抗運動已布置就緒。但孟買人民因憤怒富人和富商之破壞運動，搗毀了他們的房屋，劫掠屋中的財物，殺傷了許多人，婦女也有遭難者。這時，印度其他地方，都循規守矩的實行着罷市罷工，景象非常安靜，但孟買這場暴行，箭穿心似的傷痛了甘地。他匆速的赴肇事地點，在民衆的狂熱歡迎中，他憤怒的命令他們各歸隊伍，並立即解散。民衆靜默的服從了他；但走開不遠，又暴動起來。甘地因此便對孟買人民和不合作運動者作極痛心的聲訴，宣言這事證明了人民未到可以反抗政府的程度，因此，他便把反抗政府的命令，中止發出。他並擔起羣衆的罪過，於每一週中作一次二十四小時的禁食。

政府更施行其高壓，民衆因加入全印度國民大會及基拉發會議所發起的義勇隊而

被捕的，每次必以千計，但這絕不能禁止人民的加入。當十二月二十四日威爾斯王子巡視加爾各答時，該地實行罷市，變成了沉默而無人煙的城邑。

同月印度國民大會在亞麥達巴特開會，雖然多數重要分子已被捕，但到會代表仍達六千餘人。嚴重的空氣籠罩着，重新宣告請求人民自動加入義勇隊，並預備被捕；並決定立即採行反抗政府的步驟。預料散會後必有許多會員被捕，因而大會便決定把大會權柄，委給甘地，請他爲事實上的狄克推多，並有自由選定繼任人的權力。甘地這樣的成爲獨裁的革命領袖。

甘地再度相信實行反抗的時機已經成熟，他於一九二二年二月九日，寫一公開信給印度總督，說明反抗運動將在巴都里（Bardoli）地方開始實行，並限定總督於七日內聲明改變侵害人民自由的政策，所以這信實是一件哀的美敦書。但這信剛才發出，便有一回嚴厲的暴動發生於哥拉克普（Gorakhpur）的朱里朱拉（Chauri-Chaura）地方。遊行的民衆與警察衝突，警察開鎗射擊，子彈打完才逃入警所，民衆索之不得，便放火燒警所，許多

警察都被燒死。這場暴動，使甘地發生恐怖，於是他便不顧哀的美敦書之剛發出，又立即停止反抗運動。

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在爲甘地喉舌的印度青年報上他發表了一篇認過書：『神已經三次警告我，說印度尙未有那種誠實的和不暴動的空氣，不能實行反抗……第一次在一九一九年，正當開始反對路拉特法案的時候。我反身走回，呼牠爲喜馬拉亞山的失算。我在神與人的面前，責備我自己，並停止羣衆的文的反抗……第二次神由孟買的事變，給我一個可怖的警告……我宣告停止將在巴都里實行的民衆的文的反抗運動。這回的事，較之一九一九年的，我必定要受更大的責罰。但我相信印度必要因此而獲益。因反抗運動的停止，印度正可表示她是擁護真理與不暴動主義的……』

77

後來，二月十一日，他把他的暫停反抗的原因告訴國會的常務委員會時，又說：『我曉得我這樣猛烈的全盤推翻這進攻的程序，在政治的策略上看來，是不對的，是無意識的，但從宗教的立場看來，這却是正當的。由於我個人的責罰和認過，印度全國必將得益……朱

里朱拉的悲劇指明，如果不十分細心，印度會容易陷入怎樣的途徑。假如我們不願意從不暴動之中生出暴動來，那麼，很顯明的，我們便應該後退而重新創立一種和平的空氣……讓反對我們的人因我們的責罰而得到榮耀吧。我們甯願人說我們是怯懦的，而不願因否認我們的誓言與罪過而干犯及神。」常務委員會通過了他的主張。

於是他又接連的禁食了五天，以責罰自己。

但當二月二十四日，國會在德里開會時，甘地的停止反抗運動的主張有被否決的形勢；十一日常務會的決議，亦似將不與承認。不合作運動者，因而分裂為兩翼。反對的說，甘地的辦法是阻礙全國的熱情。雖然結果甘地還是勝利了，但他知道了大多數分子並不是真的幫助他，並且知道他已不能反映全國的感情，因而他已難受得很厲害。他發表了一篇慷慨沉痛的言辭，責備想用武力來求得自主的人們的不忠實。後數日，他就被捕，這時候，正如羅曼羅蘭所推測的，『誰能知道在他的心中，他不把被捕看為一種解救呢？』

一九二一年，是甘地的政治生活最炫赫光大的一年。就政治權力說，他的權力已高於

一切，他成了一個不受限制的獨裁者；就道德的權力說，人民把他當作聖人，他的命令就是神的命令。這時候，如果他要起政治革命的話，英帝國在印度的統治，實不難一舉而推翻。歐戰所造成的敵人的疲敝，與民族意識的澎湃，實是千年難再的機會。然而甘地沒有這樣作；他像一個巨大而牢固的水閘一樣，阻擋着這偉大革命潮流的泛濫。自然，在這時候，他是不能沒有徬徨歧路與莫辨是非的憂慮、懷疑與痛苦的。但是結果他仍未離開他的教宗的道路。於是而一九二一年的浪潮退落了，甘地的政治上的黃金時代也完結了，英帝國在印度的統治重新穩固了，甘地便也被捕了。

## 十 偉大的庭訊

甘地是早已料到他要被捕的。一九二二年三月九日，他發表了一篇文章，裏邊說到他的將會被捕的話。他說他不怕政府，他惟一怕的，是人民聽見他被捕的消息，而不能壓制自己

的憤怒。這是他所羞恥的。他願人民都能完全的自制，把他被捕的日子，看作一個歡樂的日子；並請人民都依照計劃和軌道，去實行不合作運動的程序。

三月十日夜，警察到了；甘地一切已預備完畢，便跟他們走進監獄。十八日在亞麥達巴特的地方法庭，開始了甘地的『偉大的庭訊』。這是一個由偉大、高尚、謙和、俠義諸特點所合成的象徵，使我們回想蘇格拉底的受訊的景象，而更感到甘地的謙和慷慨的政治領袖的精神。在法官說明了甘地的犯罪證據是他的三篇文章，他的罪名是宣傳內亂和煽動別人推翻政府，並要他負擔孟買與朱里朱拉的暴動的責任以後，甘地要求允他發言。

『檢察官說我是一個受過充分教育，有充分經驗，和具有責任心的人，應該明白我每一次舉動的效果，這是十分對的。我知道我是與火為戲，我是冒着危險，並且，假如我被釋放，我仍將這樣做……我以前要避免暴動，如今也仍是要避免暴動。不暴動是我信仰中的第一條信條，也是我的訓示中的最末一條教條……我知道我的人民有時竟會瘋狂；這實在使我深深抱憾；因此，我特獻身受刑——不是受輕微的刑，而是受最重的刑。我並不乞憐，也



並不請求減輕我的罪名。」

在說完這一篇話以後，甘地又當衆誦讀一篇告印度和英國民衆的宣言，說明他何以由一個「堅貞的忠臣和合作者」變爲一個不妥協的反叛者和不合作者。一八九三年起，他繼續不懈的企圖在英國統治之下，試作印度的改良；但一九一九年以後，政府的苛刻與罪惡，使他不能再與之合作。在印度的英國政府，是建立在對於民衆的侵略之上的。法律的創立都是以擴張這種侵略爲目的，法律的運用都是故意的或非故意的爲保護侵略者的利益。印度已在饑餓、崩潰和墮落。英國加於印度的災害，比較以前任何政府都爲重大。因此，和罪惡不合作是一種責任。

法官在對於甘地表示了尊敬與禮貌之後，說打算判他以六年的監禁，他以爲如何？於是甘地稱謝法官的敬貌的待遇，並認爲這是極輕的刑。於是他便走進了沙巴馬地(Saibarmadi)的監獄。

甘地的監獄生活，仍是一種有秩序的安靜的宗教式的生活。每晨四點鐘起來禱告；六

點半鐘開始讀書；晚上七點鐘，看不見讀書時，便完結一日的工作；八點鐘作過晚禱以後即歇息。所讀的書爲紀塔，可蘭經，羅摩衍那及基督教書籍；還學習印度的文字。每天以四點鐘作紡紗的工作；這時，紡紗愈變爲他的內心的需要，他說，他每天越走近最窮苦的人，他越把這四點鐘的工作，看得重要。他覺得紡紗有一種迷人的地方。爲要把一天的時間分配得更好，所以他每天三餐，減爲兩餐。他不願受超過別的囚犯的優待，所以他拒絕了橘子葡萄等慣食的食物。他叫朋友們不必探望他，他說，他同一隻鳥那樣的歡樂；他所作的事並不比在外邊作的少；他的性情是愛冷清和安靜的，現在有了讀書的機會，他覺歡喜。

甘地雖被監禁了，但他的主張仍然活動在全國，『和平，不暴動，受苦』的口號，從印度這頭普及到那頭。但這時一九二二年的革命浪潮，已入了退落的時期。

甘地被監禁後不久，印度國民大會內部起了重大的變化。在達斯領導之下，成立了一個自治派，與甘地的黨徒分歧。甘地是反對英國政府所成立的立法會議，並主張不與聞這種會議所訂出的改良印度的計劃的，但達斯派却主張參加這種會議，並在內部反對政府。

達斯這種主張，後在全印度國民大會上，得到大多數的擁護，因而改變了甘地抵制立法會議的政策。但禁用暴力，及其他一些甘地的普通政策，却仍然維持着。達斯的這種政策，在一九二三年的議會選舉運動上，得到了相當的勝利。頗振起一般民衆的希望。

甘地在獄裏得了重病，施過手術後，身體非常之弱；這時候印度革命浪潮已完全退去，英國政府爲緩和印度民衆感情計，於一九二四年春，借着甘地有病的機會，釋放了他。出獄以後，一看政治情形，已完全改變，達斯派既分散獨立，而其他各派政治主張又非常紛歧，他自不免感到相當的刺激。但最使他感覺痛苦的，是印回兩教的合作破裂，與兩教徒所不斷發生的流血衝突。他奔走調解，演說磋商，想抑止這種宗教的仇恨，但毫無效果。於是，他說道：『現在的狀況，真使我失望與痛苦。』『我不怪別人，只怪我自己。我已失掉了使人聽我的話的權力；我失敗了，我無法可想了，我將轉而求諸神，只有神能聽見我所說的話。』於是九月十八日，他宣布開始三週的大絕食，以警告兩教的械鬥，並作自己的懺悔。

這種偉大的抗議，震動了印度國民的意識；把印度各宗教各政黨領袖都集合了起來，

圖謀宗教衝突的解決，並同意了如下的協定：

「今日在場諸領袖，被瑪哈瑪甘地的決定二十一日之絕食所深印……凡是今日在場的人，都擔保竭力奉行他所規定的辦法，嚴厲的排斥一切暴動。我們授權主席，親身去把全數在場的人的保持和平的嚴重決定告訴瑪哈瑪甘地，並告訴他我們一致的同意，請他立刻開禁，不再絕食，以便他可以到會，賜我們以合作的意見。請他自己選擇方法，以便儘可能的迅速的阻止現在不良現象之廣播。」

亞里兄弟和尼魯 (Motilal Nehru) 代表回印兩教成立了兩教和解的協定，勸甘地復食，但甘地不聽。他終於完成了他的誓約。這抗議使印回兩教的感情，得到了一時的緩和，並成立了一個國民仲裁會議機關，以解決兩教的衝突事件。

絕食時，他方在施行過大手術以後不久，身體未完全恢復健康，所以絕食到第十二天，身體忽然陷於危險的狀態；醫生及各政治領袖都勸他攝取食物，他堅決的拒絕了。但好像真的有『天佑』似的，到第十三天，他的精神反又良好起來，終至完成了他的絕食三週的

誓願。

出獄以後，他又從事於對達斯的自治派圖謀政治的合作，以恢復國民大會派政治陣線的統一。但屢試不成。而達斯派的囂強態度，常使甘地不得不暫放下統一合作的企圖。一九二四年十月，印度總督公布了左傾分子取締法，規定警察得以任意捕人並隨時搜查人民住宅等。這惹起了全印度的公憤。於是甘地便乘機出來與達斯、尼魯聯合發表宣言，向政府抗議，並勸各派釋嫌，以相團結，因而與達斯派成立了合作，並規定了這樣的合作政綱：

一 抵制外貨，服用土布；

二 每月能紡二千碼棉紗的人才准有議會議員選舉權；

三 實行對賤民階級的解放；

四 中央議會及各省議會當與印度國民大會合作，以貫徹預定的政策。

85

這政綱的成立，表示甘地放棄了他的抵制立法會議的主張，而遷就了自治派；自治派也對甘地讓步，承認了他的許多政策：服用土布，普及紡車宣傳，賤民階級政治平等。但這種態度

的變更惹起了甘地的另一派黨徒的詫異，有些激烈的反對他，並與他分離，另成一派，仍堅持對於立法會議不合作的主張。

但大體講來，甘地自出獄後很久，即未參加積極的政治的活動。他把許多政治工作都交給自治派，而他自己却集中精力於改造社會的、宗教的和經濟的積弊的工作，特別注意於印回兩教的聯合，賤民階級的解放及酒類的禁止等；而他所最努力的，是普及家庭紡織業。一九二五年秋，他發起了全印度紡工會，進行推廣紡車與印度經濟獨立的宣傳，頗有效力。

一九二二年甘地入獄以後，印度民族運動中，不但國民大會內部發生了派別的分裂，整個運動上都發生了階級的裂痕。原來甘地主義是以把持『真理』為出發點的，對於物質的利益，並不給以深刻的注意。但不注意物質利益，在上層的溫飽的階級中雖尚可勉強做到，而在一般民衆中間，却絕對行不通。在起初，工農羣衆與資產階級都加入不合作運動時，是各幻想着各人的階級利益的——資產階級幻想着印度政治的自主，關稅的獨立；工

人幻想着生活的提高，工資的增加；農民幻想着捐稅的免除，地租的減低。但是到革命熱度達到了最高點，而工農民衆表示了他們的經濟利益的要求時，資產階級與地主便馬上感覺了不安，因而便發生了各階級分道而馳的裂痕。工農階級便離開中和的政策而日益左傾，資產階級與地主便對着這種左傾而日益反革命。這便是一九二二年以後印度民族運動陣壘裏的實際的現象。所以甘地出獄以後，他的命令已不爲一部分民衆所聽從，他已失去了他在一九二一年前後的威力。而自此以後，擁護甘地主義的中堅分子，也不得不是一部分中間階級了。

## 十一 在一九三〇年的革命浪潮中

雖然如此，但此後數年，印度民族獨立的運動，大體上仍受着甘地的領導。英帝國主義統治的鎖鍊太牢固了，印度社會本身的缺點太多了，甘地派以外的各派別，或因羽翼難豐，

還不能在社會上造成決定的作用，或因政策失敗，無法發展，都不得不讓在印度社會上有鞏固基礎的甘地主義，來作事實上的領導。

一九二五年達斯死，尼魯繼之爲自治派首領，仍本達斯的政策，企圖在議會中作反對政府的工作。但英帝國的統治方法是決不容許這樣搗亂的，所以到一九二七年底爲止，自治派的政策經過了數年的試驗，不得不表示完全的失敗。印度革命運動的陣線，發生了暫時崩潰的危險。恰在這個時候，英國政府發表將派西門委員會來印考察的消息，這又刺激起了印度民族革命的熱力，使甘地整理起了這將會崩潰的陣線。

按之一九一九年施行的印度暫行憲法，規定以十年爲試行期，期滿以後另施行新憲法，使印度逐漸走上自治的道路。所以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英國政府便指派了七個英國人，以約翰西門（Sir John Simon）爲首領，組織成了所謂西門委員會，到印度作實地考察，以便製訂新憲法。新憲法是將實行於印度的，製訂工作當然沒有印度人士的參加，但在這西門委員會中，一個印度人都無有。以英國人而包辦印度的憲法，這不但表示英國無讓印



度實行自治的誠意，並且簡直對於印度民族是一種重大侮辱，因而惹起了印度全國的大憤激，不但不合作運動者反對，就是自治派也反對，因而又起來了廣大的反抗運動。一九二八年二月，西門委員會一行人在孟買登陸時，各處都罷工罷市，家家戶戶懸半旗誌哀；印度國民大會發表宣言，聲明任何英國人都無決定印度人能否自治的權力；各處並組織示威游行。從一九二八到一九二九年，印度的革命運動完全集中於憲法問題，而以反對西門委員會團製憲爲目標。而領導這種運動的，是甘地指揮下的印度國民大會。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印度民衆反英運動已相當高漲，在第四十三次的印度國民大會上，一般青年都要求立即脫離英國而宣布獨立。但甘地反對這種辦法，而從事一種調和的運動。他允許如果一九三〇年一月十日以後，印度尙未得到像加拿大那樣自治領土的地位，他將是首先贊成實行獨立的一人。爲對抗西門委員會的憲法草案，在這次大會上，更決定組織印度各黨委員會，召集各黨派一律參加，以尼魯爲委員長，以便製訂印度憲法草案。一九二九年這會議在加爾各答開會，各黨代表參加者三萬餘人。尼魯等所提出的憲法草

案，大體採自澳洲及南非憲法，規定印度為英國的自治領土，英國得設總督。這草案召致了大部分人的反對，會議幾陷於破裂。後經甘地調解，草案乃得通過，但同時又通過致哀的美敦書於英國政府，限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以前，許印度為自治領土，過此期限，即宣布獨立，並開始實行不合作運動及文的反抗運動。

但英國保守黨政府對於這個哀的美敦書置諸不覆。於是一九二二年以後深入工農羣衆的革命潮流，便乘機而走向高漲，而匯成一九三〇年的大運動。而指導這個運動的，仍是甘地。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拉賀爾集會的第四十四次印度國民大會未開之先，印度總督伊爾文（Irwin）的專車上，發現了炸彈。這個事實深使甘地痛苦。因於大會開會時，他便提出第一個議案，責備放置炸彈的人，並電賀總督幸得脫險。他說：「凡居住印度的歐洲人，我們都應當加以保護……我希望你們相信，這種（放置炸彈）行為有害於國家的正義。通過這個決議案，不僅是一種禮貌而且是一種義務。」結果，這次大會所通過的主要決議案

如下：

- 一 對謀炸總督事，深表痛惜；並電賀總督夫婦，幸得脫險；
- 二 遵照上屆大會決議，宣告印度完全獨立，不再與英國聯合；
- 三 依次實行不合作運動，先抵制立法機關，凡參加中央或省立法會議者即退出，並禁止以後參加選舉；
- 四 必要時宣布實行不納稅，不服從一切命令；
- 五 不承認英國政府所加於印度的財政擔負。

決議案上最重要的一條是宣布印度完全獨立。這個決議案一經公布，印度人民好像得了一種興奮劑，全國都活躍起來。大會畢會後，國民大會工作委員會，旋於一九三〇年一月二日開會，議決以一月二十六日起以後一星期，為獨立紀念日，全國舉行紀念，宣讀『獨立誓詞』並遊行示威等。誓詞為甘地所擬，大略如下：

『我們相信，印度人民和其他人民一樣，應有不可剝奪的權利，有獨立自由，享受

勞動所得的結果，並須有生活必需品，然後才可以完滿生存。我們又相信，不論任何政府，如剝削人民的此等權利與壓迫人民，人民便有權利改組他或推翻他。

『布列顛政府在印度，不但剝奪了印度人民的獨立自由，並把印度人民作為私有物；並把印度之經濟、政治、文化、精神，完全破壞，所以我們以為印度必須與布列顛斷絕聯合，完全獨立。』

接着便列舉經濟、政治、文化、精神等被完全破壞的事實，於是又結束道：

『因此，我們認為：若再任此種災害印度的政治存留，實是一種反人反神的罪惡。但我們以為達到我們的獨立自由的有效方法，並不是使用暴力。所以我們準備把我們與布列顛政府合作的誠意收回，並採用『文的抵抗』的方法，如不納稅等。我們深信，只要我們能不給政府以任何幫助，並停止納稅；雖在激動之下，亦不用暴力；則此種不仁道的統治，必將終結無疑。於此，我們很嚴重的決定實行國民大會歷次的訓示，以求達到完全獨立的目的。』

一月二十六日這一天，印度的大城市，小鄉村，無不有莊嚴的紀念會，轟烈的游行隊。到處都飄揚着紅、綠、白三色的獨立旗幟，以表示印度的新紀元。並且這一天，也能應合甘地的期望，各處都平平安安的，毫無衝突的過去。

獨立紀念日過後，甘地於二月十五日召集國民大會工作委員會委員及其他重要人物，在真理學院開會，商議實行『文的抵抗』的步驟和方法。在這次會議上，通過任甘地為國民大會的狄克推多，授以處理一切的全權。

甘地決定於三月十一日開始實行的抵抗運動。於三月二日致一哀的美敦書與印度總督，說明他將開始實行的抵抗的理由、方法和態度。他稱呼印度總督為『親愛的朋友』。他說明他所反抗的是布列顛在印度的罪惡的統治，而並不是英國的個人。他溫和的責斥英國政府對於印度的欺騙，與加給印度人民的痛苦。最後，他又聲明，如果印度總督對於信中的任何點要和他討論，或者想使他暫緩發表這封信的話，只要給他一個回信，他就可以照辦。送這封信的，是一個信仰甘地的英國青年。

但是印度總督的覆信，却是一種官樣的紳士派的答覆。他叫他的秘書作了一個簡單的回答，說甘地的信總督已見到了，他所企圖的活動是一種犯法的活動。於是甘地即開始他的文的抵抗。他照着信中所說明的，先去破壞鹽法，並選擇孟買海岸的架拉坡（Jalgaon）作為第一個犯法造鹽的地方。並用他的真理學院的同人打先鋒。

三月十一日，甘地與他的同人，由沙巴馬地的真理學院出發。全隊人數約一百；他已先對他們作了嚴厲的警告，如不能忍苦忍刑，奮鬥到底的，都不要參加。時方炎熱，甘地與他的同志，都赤足步行，從這一村到那一村，這一鎮到那一鎮，衰老之年，備嘗艱苦。每到一處，人民無論老幼男女，都爭先恐後，擁擠的跟隨着。所到之處，都有盛大集會，他告訴人民要齊心齊力，打倒鹽稅惡魔；抵制外布，服用土布；戒絕煙酒；官吏退職；破除不可接觸的惡俗。一路上從各處趕來，請願加入隊伍的人，非常之多，因之隊伍便一天一天的增大。

四月五日，隊伍達到架拉坡；四月六日，開始製鹽——不顧鹽法的限制，人民自動取海水製鹽。在未實行製鹽以前，甘地懇切的告誡全國參加運動的人員，在製鹽之時，無論軍警

如何干涉，都不要動怒。只把鹽池和製鹽器具，堅固保持；尤其要保持住已製成的鹽。孟買破壞鹽法運動一開始，全國各海岸，都風起仿行。把英帝國主義加於印度貧民的鹽稅剝削，破壞無餘。在某個城市裏，民衆屯集了許多私鹽，公開售賣；大的游行示威，到處舉行；抵制英布與禁酒運動，也隨着破壞鹽法運動而到處膨脹起來。

英帝國主義的鎮壓方法是拘捕。牠捕去了極多的製鹽者與領導反抗的領袖。警察沒收私鹽，有許多地方是強從人民手裏奪去的。對於這種情形，四月八日，甘地在某鄉村中鼓勵人民反抗道：『以你們的全力抵抗警察沒收你們的鹽，直到你們的血流盡。所有的婦女與兒童都要協力抵抗。看警察敢不敢觸動我們的婦女。如果他們觸動她們，如果印度的子女們還未怯懦到忍受這樣的侮辱，那麼全印度將會一齊憤怒起來。』

正如所期望的，在這次運動中，婦女參加的，非常踴躍。她們整星期的巡邏在英人商店的門口，不讓買主進去，她們守護私鹽，阻礙路口，以防止警察奪取或向羣衆進攻；奈都夫人

女運動是印度歷史上所從未有過的。

在空前廣大的婦女活動與罷工流行中，羣衆的暴力行動，常常發生。四月十五日加爾各答有大批羣衆放火焚燒公共汽車，並打死或打傷許多救火隊的隊員。十九日，孟加拉的吉大港，發現了大批武裝的羣衆，殺了七個人，燒燬了警察署和電話局，然後攜帶槍械，逃進深山。在般遮布北部的北雪瓦（Peshawar），情勢更爲嚴重，二十三日，有大羣印度教徒襲擊巡邏軍隊的兵器車，駐軍用機關槍向民衆掃射，結果死六十五人。對於這種暴行，甘地自然是很感痛苦的，他對羣衆說，『我敢毫不猶豫的說，我們必須以一切可能的小心謹慎，防止我們的不合作運動流於暴力運動。』但對於這種狂暴不亞於一九二一年朱里朱拉暴動的行爲，他却未用絕食祈禱與停止不合作運動的方法，表示抗議。

甘地於五月五日被捕。那天是他的靜默日，照例是不說話的，但警察到來時，他也不得不破例開口。時方夜半，他正在熟睡，警察用電光照在他的臉上，他才醒覺。逮捕官吏說明了來意後，於是他便起來漱口刷牙，囑咐他的同志許多話，便隨警察而去。他不經詢問與裁判，



便被監禁於孟買省的耶拉法達監獄 (Yaravada Jail) 孟買省政府當即發出了一個很長的布告，說明甘地所領導的運動，是如何破壞法令，如何危害人民，如何擾亂治安，政府爲盡牠的職務，不得不加以逮捕。但政府當極力予以優待，盡量設法保護他的健康與舒適。繼任甘地而爲國民大會領導的是狄亞布基 (Tatyaji)；五月十二日，狄亞布基亦被捕。繼狄亞布基而爲領導的是奈都夫人；五月二十一日，奈都夫人亦被捕。

甘地被捕消息傳出後，全印民衆，極形憤激。到處都舉行罷市罷工數日，以作抗議。這時國民大會的義勇隊，極力維持秩序，勸告人民不要暴動，並發布傳單：『不要憤怒；不要暴動；不要強橫的除去人們頭上的外國帽；不要嘲弄警察……』但印度的這個革命浪潮，却絕未爲甘地被捕事實所打消，反之，在五月以後，却更震盪，更擴大。參加運動的人數更爲增多，罷工與農民暴動的聲勢更爲激昂，而運動的方式亦由和平而偏向於武力。

大體講來，在一九三〇年的印度革命運動中，五月以前作運動的主力的是印度教徒，其餘若回教徒，錫克教徒 (Sikhs)，不可接觸人，以及各王公國屬下的居民，都來參加。但五

月以後，便不同了，各教徒各階級都參加進來。而自始至終爲這運動的主力軍的，則是工農階級。這種形勢，不但表示甘地在這次運動中對各宗教各階級已失掉了如一九二一年那樣的統一指揮的威權，並且表示民族獨立運動中各階級關係的轉變。

## 十二 伊甘協定

甘地被捕後，印度總督便更擴大了他的武力壓制的方法，另一方面却向印度人民說明英國政府允許印度逐漸達到自治的經過，與他盡力斡旋印度早日達到自治的苦心，和甘地的行動實有害於印度自治的獲得等。他並說及英印圓桌會議將於十月在倫敦舉行，希望在這會議上得到有利於印度自治的決議。

這所謂圓桌會議者，是英國工黨政府提議召集，想緩和印度民族的反抗的。原意本要想使印度各政治領袖，各王公概往參加。但受到了國民大會等各派的反對，因而英國便指

派了一些王公代表，資產階級，親英的回教徒前往參加。

在甘地派方面，雖然第四十四屆國民大會上決定了印度完全獨立，但這只是在名義上，至實際上的獨立，尚須經過艱難的道路，所以如果有相當條件，他是願參加這種圓桌會議，謀英印關係的改善的。所以他即在獄中，還對新聞記者表示：如果印度政府（一）能保證允許印度獨立；（二）立即廢除鹽稅；（三）完全釋放被捕政治犯。倫敦圓桌會議，他當建議國民大會參加。但『保證』是決辦不到的，因而在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到一九三一年一月開的英印第一次圓桌會議上，無有印度各主要政治領袖的出席。

但這樣辦總是不行的，因為領導印度民族運動抗英的，不是各王公和親英分子，而是甘地派的政治領袖。因而在這次圓桌會議閉幕後，印度總督，仍得與甘地進行商議。他於一九三一年一月釋放了甘地。甘地屢次晉謁伊爾文，商議關於印度自治的事件，結果是成立了著名的伊甘協定（Irwin-Gandhi Agreement）。

伊甘協定的內容，大略如下：

- 一 停止不合作及文的反抗運動；
- 二 再開圓桌會議，討論印度自治憲法；
- 三 取消若干禁令；釋放政治犯，但以未犯用武力者爲限；發還罰金與被沒收之財產；
- 四 合法的糾察外布與酒類；
- 五 海岸居民可以製鹽。

這個協定一宣布，大受印度民衆的反對。孟買有國民大會派份子五千人，舉行民衆大會，通過不服從甘地訓令議案，並擬在各地發起同樣會議，表示抗議。其他各處反對此協定的空氣亦甚濃厚，急進份子，羣向甘地表示譏笑與揶揄，甚有欲加以暴行者。國民大會對甘地雖有較佳的歡迎，但亦時有不悅的表示。一部分羣衆對於甘地施行攻擊，是向來都有的事，並且也是政治運動中所不能免的事，但攻擊的激烈，反對的普遍，以這個時候爲最甚。但這種現象決不是偶然的；革命運動的發展已使小資產階級漸失掉領導的能力——在伊甘協定成立前兩月，印度共產黨已組織成功了。

三月二十九日，印度國民大會在喀拉基開會，到代表三萬餘人，大部分對於伊甘協定表示反對，尤以急進份子爲甚。故在討論承認此協定時，形勢非常嚴重。甘地表示，如果他與印度總督所訂的協定不得大會贊成，這卽是告訴他，他在印度社會服務的使命已經終結，他將要絕食餓死。各方因不願甘地脫離革命生涯，所以大會終於承認了伊甘協定，但附以切實聲明：印度國民大會以求得印度獨立爲目的，並要求陸軍、外交、財政之完全管理權。大會並推定甘地爲出席第二次圓桌會議的總代表。

第二次圓桌會議一九三一年九月開會於倫敦。這時英國政府中，工黨已倒台，保守黨已抬頭；伊爾文已去印度總督職，而爲壓制民族運動更甚的威靈頓（Wellington）所代替。在會議上，印回兩教代表，各執己見，不肯相讓，甘地竭力調解，終歸無效，遷延至十二月一日，無結果閉會。這次會議的失敗，一方面固原因於印度內部宗教問題的複雜，但最主要的則是由於英帝國主義不願印度實行自治而對印度各宗教與階級間施以離間與破壞。閉會時，英首相麥克唐納發言道：「依英政府之意見，全印聯邦乃解決困難之唯一方法；英政

府贊成全權中央政府的原則，但附以過渡時期的保留與保障……最爲各省與中央進行之阻礙者，卽爲民族問題之僵局……如果印度人自己不能解決此事，則英國政府不得已唯有適用臨時的計劃。『英帝國主義的挑撥計劃已奏效，牠所希望於這次會議的結果，已經完全得到了。』

在這次會議中，甘地說，他所要求的爲印度的絕對獨立，如果得不到的話，他必定要繼續非武力反抗運動，至達到目的而後已；至於印度內部的民族問題，儘有解決的辦法。但是這次赴英的結果，竟是這樣的雙手空空，毫無所得，這自然使甘地感得痛心。所以閉會後，他語人云：此次會議，可謂完全失敗；他只有回國竭力從事於國民大會力量的表現了。

在印度，國民大會的領袖們，看見這次圓桌會議上英國政府欺騙手段之日益顯露，便早已準備了再度反抗的工作。十一月間，他們組織戰鬥會(War Council)，到處鼓勵奮鬥意識的生長，傳播爲自由而戰的光榮的思想。不納稅運動盛行，大會的義勇隊活動於各鄉村。又適逢穀物價賤，農民生活不安；回教徒在邊省(The Frontier)與般遮布省，時有

不穩的現象；紅衫黨活動於邊省；反對伊甘協定的空氣仍甚濃厚。而英國政府也知道這次圓桌會議的結果，必然要再激起印度民衆的反英運動，所以印度總督威靈頓在十一月底，就預備好了飛機、大礮、坦克車，準備施行武力的壓迫，並且在北印度某幾省中，已實行了這種壓迫。

這時候，印度國民大會代理主席巴特爾（Mr. Vallabhai Patel）也宣稱，將要來到的鬥爭是印度民族的最後的鬥爭；但最後的動員命令的決定，將等待着甘地的歸來。

甘地歸來了，對於國內同志的立刻宣戰的要求，他答道：如果戰鬥真是不可避免的，那就請他們作預備吧；他不怕擔受任何巨大的痛苦，也不因要犧牲千萬生命而畏縮，但他要用盡力量使國家離開猛烈進攻的道路。大會工作委員會勸他說，現在政府在孟加拉省與邊省所施行的政策，是一種堅決的壓迫的政策，如果還想尋找補救的方法，怕徒勞無益。但甘地則一定要等到確定了印度政府的意向以後，再決定行動的方針。於是他便寫信給總督，要求改變在孟加拉與邊省的壓迫方法。但總督回信說，在這兩省所施行的壓迫政策是

事實上所必須的，並且表示不願再談政府行政的方法。

於是國民大會工作委員會接受了甘地的提議，向印度總督發出了一個哀的美敦書，說明他們是愛護他們對於政府的合作的，但必須總督願意重新考慮他給他們的回信中所表示的方針，並完全取消壓迫民衆的命令與法規，給與大會以交涉與商議印度完全獨立問題的機會，並且必須政府即與正式代表商權獲得這種獨立的步驟。如果無滿意答復，他們便將開始文的反抗運動，這包括；抵制外布，抵制英貨，看守酒店與洋布店，破壞鹽法，組織示威游行，反抗『不道德的』與殘害人民的法律；並且同時開始不合作運動：不購買徵收關稅的貨物，抵制政府機關的職務。但同時又告訴總督，這種辦法是可以延緩執行的，如果他們願意接見甘地，討論補救由壓迫法令所招致的惡果。

接到這信以後，印度總督即宣布：他聽說大會工作委員會決定將實行文的反抗運動，深爲不安。政府不能接受他們的提議。反抗運動是違犯憲法的，印度政府將與以制止，這不但是爲現在政府的利益，而且還是爲將來政府的利益。



於是甘地立即被捕，時爲一九三二年一月四日。這一天又是甘地的每週靜默日，所以一言未發，即被逮去。臨行時寫信給國民大會主席巴特爾說，神慈愛無量，請告國人，永勿背離真理與不暴動政策，永勿畏縮，而犧牲生命與一切，以求得自主。巴特爾立即繼續甘地而被捕。

甘地巴特爾被捕後，政府立即宣布了四種壓制民衆運動的法令；緊急權力法令；非法煽動法令；非法集會法令；制止擾亂與抵貨法令。許多領袖，都在示威游行中，羣衆大會中，鼓勵抵貨演說中，不合作運動中被捕。國民大會會所被封，基金被沒收，並禁止再募。但羣衆運動，並不因壓迫而停止：示威運動到處舉行，到處紀念甘地日，西北邊省日，獨立日，殉道日，和國民週等；獨立旗幟飄揚於各處；抵制外貨，看守商店。但無武力暴動發生。六月間，各地監獄都有人滿之患，因而英國政府把在獄中的甘地信徒數千人移往荒島。

甘地被捕以後，英國政府屢次表示，如果他肯把他所首創的文的反抗運動停止起來，則釋放一層，並不難辦到。但甘地怎能答應這樣的條件呢？

演。

英國政府又用新的方法防止甘地的活動：凡表演甘地政治活動的電影片，皆不許開

## 十三 「真理勝利了」

一九三二年九月下旬，世界各處的報紙上都登載着甘地絕食爲印度賤民階級爭取政治平等的消息。這件事實的經過是這樣的：

在第二次圓桌會議上，討論印度實行自治問題時，各宗教各階級的代表固執己見，不肯相讓，所以無結果閉會。閉會之時，麥克唐納發言：對於自治，『諸君如沒有一致的解決方法，英國政府想把牠所認爲適當的方法，作成方案，提出實行。』於是散會以後，英國政府即爲印度起草自治方案，這方案到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七日完成發表。

據這方案，對於英領印度人，因爲他們都有同等的資格，本想在權利平等的原則下，授

以統一的平等自治的權利。但印度社會是特殊的，如果在這個階級不平等的社會中，使獅子和小羊睡在一起，是不成功的，因此，採取了少數代表制度。這就是說，印度教徒、回教徒、錫克教徒等，固然都算是一個獨立的階級；大學，英印人，印度基督教徒，勞動者，商業者，工業者，鑛山業者，和賤民階級，也都認為是一個獨立的階級；各階級在地方議會中，分占若干議席。例如，在般遮布省議會全部一百七十五個議席中，回教徒占八十六，印度教徒占四十三，錫克教徒占三十二。又如在孟加拉省議會全部二百五十個議席中，回教徒佔一百一十九，歐洲人占十一，工商業者占十九。

但在這樣的辦法中，有一個難題在，這就是賤民階級存在的問題。這個階級的人，近多年來，知識水平已漸漸增高，這是事實；但無論知識程度或生活程度，與印度教徒比起來，還是低得多。是否應該把選舉權給與這個階級呢？甘地的政治生涯中，有很大的一部分時間用於賤民階級的解放上；他從來是主張這階級應當享有平等的政治權利的。英國政府也主張使這個階級參加政權，所以在這個自治方案中，規定着賤民階級有參政權。不過牠規

定着以二重的投票權給與這階級。這就是說，一方面他們可以加入印度教的階級中，參加普通選舉；同時，他方面在今後二十年內，設立特殊的選舉區，頒布分離選舉制度，使賤民階級可以從本階級中選出七十一個議員。

但這種分離選舉制度，遭了甘地的反對。他以為如果施行這個制度，賤民階級必被印度教徒擠入奴隸的地位。所以在八月十七日，方案發表之日，他立刻從普納（Poona）的愛羅渥達監獄裏，寫了一封反抗的信給英首相麥克唐納：

『對於你對印度自治制度的裁決，我不得不以我自己的生命抗議。我所選擇的唯一的方法，是宣告繼續絕食，以致於死。我除了稍加食鹽或蘇打的清水，或不加此二物的清水之外，將不攝取任何的食物。我把這件事通知你。』

麥克唐納覆了一封誠懇的信，略謂：『知道了你的決心後，我不勝驚愕與抱歉。你對於此次的自治制度中英政府關於賤民階級的裁決，似有誤解。把二重的投票權授與賤民階級，是免他們在印度教徒內的代表權遭受損毀。因此，我不明白你為什麼下這樣的決心。現

在政府不能變更這個方案了。不過，如果各階級的人，自己互相商議之後，能製出可以代替政府方案的適當的修正案，政府是很喜歡把這方案撤回的。」

但是麥克唐納的理由，絲毫不能減輕甘地絕食抗議的決心。於是自九月二十日正午起，甘地用過了他那常食的麵包、蕃茄、及檸檬汁的蘇打水之最後的午餐之後，便向天祈禱，開始了他的悲壯的絕食。

甘地絕食後，英政府的印度事務部，發表了一篇這樣的聲明書：「甘地絕食，並不是他對於被監禁，或對於政府處置他的反抗罪的方法，有所抗議。也不是希望他被釋放。而只是對於與反抗運動無關係的主義的事情。他一開始絕食，政府就想在一定條件之下，釋放他。這條件是，可以住在監獄以外的私宅的適當的地方，但不得離開該地方。政府雖然希望解脫對於甘地的拘束，但主要的是顧慮着他出獄以後，是否要直接反抗政府，掀起反抗運動，或開始影響法律與秩序的煽動行爲。」

印度政府把這樣的聲明書傳達給甘地。但甘地說，如果要釋放他，無條件釋放好了。釋

放而附帶這樣的條件，他不能接受，於是他仍在監獄裏繼續絕食。

絕食的抗議，震動了印度各階級，在『不能使他死』的共通感情下，都集合起來，照着麥克唐納信中所指示的方向，討論解救的方法。討論了幾日，仍無結果，而甘地的絕食時刻進行，肉體的衰弱，日益顯著。九月二十四日，醫生警告，甘地的生命已進入危險期了，於是各階級才同意作成了一個方案。

政府的原案規定，賤民階級在地方會議中的代表，是七十一人，成立的修正案，增為一百四十八人，與所有的印度教徒連帶選舉產生之。在中央議會中，也有修正。

修正案剛一製就，立即向政府請求同意。九月二十六日午後四時，英政府來電表示同意。聽了英政府電報的誦讀以後，甘地的百四十九小時的絕食，便告停止。

一羣崇拜他的人，詩人泰谷爾也在其中，在監獄庭院的芒果樹蔭下，把他圍在中間，等待誦讀政府的覆電。電報讀完以後，甘地用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道：『我的誓願滿足了。真理勝利了。』

他要先祈禱，然後進食。祈禱繼續了很長的時間。約一小時之後，他從他的夫人伸過來的杯子中，啜了兩三口的橘子汁。

這異常的勝利的歡欣，忽然傳遍了印度全土。各處都湧起歡呼的聲音。在監禁着甘地的愛羅渥達監獄裏的景象，尤其壯觀。在監獄的前院裏，鋪滿了美麗的毛氈，裝飾着鮮紅的花環，甘地的親戚、朋友和同志們，在那裏聚集了百餘人。一羣羣披着各色披肩的婦人，穿衣服戴甘地帽的男子，每人手上攜着花環，頭上頂着水菓籠子，絡繹不絕的擁來，獻慶祝之言。

印度國民大會宣布自九月二十七日起，至十月二日甘地生辰止，全印度舉行甘地週，以資紀念，並宣言，以全力從事於廢除不可接觸制度的運動。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十日，甘地因同囚之人，遭受虐待，又絕食以作抗議。經過二十四小時，得到獄吏從事改善的保證，即復食。

現在他仍在普納的愛羅渥達監獄裏，他已是六十五歲的老人（一九三三年）這裏，我們暫結束甘地故事的敘述。

## 十四 別人眼裏的聖雄甘地

甘地以他的政治方法的特殊，人格的堅實性，與個人道德的光輝，吸引着全世界的注意力，並喚起了許多見解不同的批評。

羅曼羅蘭是最推崇甘地的，他說從甘地的學說與方法裏，見到了一種新道德的曙光，甘地是一位『只缺少十字架的基督』。

奧布敦辛克萊 (Upton Sinclair) 說，他很留心研究甘地一生的事業，他很希望有人能證明人類用甘地的方法，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但是經過歐戰的閱歷以後，他不相信歐洲能夠用甘地的方法解決問題。他說：『我自己的祖宗們是用武力奪得自由的；他們打倒了英國的君主制，造成了一個自由共和國。他們又用武力廢除美國黑奴的制度。倘若有機會可以用武力解放被壓迫人民的話，我是贊成用武力的。但同時我却承認像甘地這樣的人，



很使我慚愧，因為我是勸被壓迫的人們用武力的。」

蕭伯納說，他不相信純粹消極的政策一定有什麼效力。英國用兵力征服印度，又用兵力壓制印度；愛爾蘭能用武力得到自由，印度也可以用武力得到自由。武力是有用處的。不過武力能夠走到看不見的惡結果去，能走到無窮的血路上，而至於滅絕人類，所以人類的良心上常覺得暴力是一件惡事。基督、釋迦、雪萊（Shelley）、托爾斯泰、甘地，都是發表這種良心的人。

羅曼羅蘭、辛克萊、蕭伯納對於甘地之把非武力方法施行於政治鬥爭上，大概都是「不能苟同」的。

無論「缺少十字架的基督」這整個比喻對不對，但其中有一點却是比得很對的，即基督是兩千年前的人，而甘地雖然是存在在二十世紀的現在，但在時代的光芒下，他好像幾世紀以前的人。他憎惡新文明，謳歌舊時代，要把機器都驅逐出印度洋以外，而復興紡車。甘地與我們之間，有一條廣闊的時代之流隔絕着。

唯心論者思想的大缺陷，是不懂得歷史。甘地的思想，建在不承認歷史的基礎上。印度民族向來是不注重歷史的；這種特點與那籠罩牠了數千年的宗教空氣結合起來，更幫助了唯心的思想的發展。要跳出這種思想的陷坑，必須有科學的方法以自救，這即是歷史的分析。不幸甘地沒有這一面照妖鏡；再加上他的家庭的與個人的諸殊性，他便終究被這種宗教的唯心的空氣所淹沒。

出身於貴族的家庭，生長於宗教的空氣裏，自尊心與神權的威力早已佔據了他的幼年的心胸。假如甘地是好縱橫博覽的人，則時代的襲擊，或許會拯救他走到適應進化的道路上，但不幸他的個性又是習於服從的，謙卑的，拘謹自式的志願常遮蓋着他的縱橫的幹才；所以在他的整個的學生時代裏，除宗教的書籍以外，他不讀課外的書籍，直到大學畢業時，還未讀過本國的歷史。這樣的過程，更鞏固了他的宗教的意識。

宗教意識是適應於農村社會的產物，貴族的地位是封建社會的一種特權，因之，充滿着宗教意識與身分觀念的甘地，要推翻這使他的生活感到不安的機器文明而回到舊時

代的紡車犁耙去，是必然的趨勢。所以甘地的理想國，不是未來的烏托邦。或無政府主義的社會，而是反一方面的資本主義以前的村落社會，在印度教經典上留了痕跡的精神的世界。所以他贊成印度教中四個階級的分制，他幻想着農業社會的安適。他是反對資本主義的，但他不是想踏過資本主義而向前進，而是要迴避資本主義而向後退。

在老年，他更深入於托爾斯泰式的理想的生活，似已拋棄了他個人的身分的追求——實際上這拋棄正是追求——，但在青年時期裏，他那好注意個人道德的修整，好坐頭等火車的心性，與自尊心理的高強，都是『魔鬼的』貴族身分觀念在作祟。他那條走上政治活動舞台的道路，也是由貴族身分的意識所鋪成。南非印僑之被輕視，與他初到南非時所受的無理的侮辱，都是刺激他從事政治運動的因子。

一九一四年他由南非歸印度後，曾在北印度作社會改良的工作。一天，他游一個小村，發現許多婦女衣服非常污穢。他打發他的夫人去問她們，爲什麼不洗衣服呢？這些婦女中有一個帶他的夫人進她的茅屋，指着說道：『你看，沒有一個箱櫃還裝得有別的衣服，我身

上的衣服是我僅有的了。我怎好洗呢！請告訴瑪哈瑪，另外替我們弄件衣服，那時我們就可以天天洗澡，天天穿乾淨衣服了。」

這是怎樣一幅刺眼的農村破產的圖畫，怎樣一個研究社會問題的好引子！但由這個引子，甘地並未上前去，却後退到他那封建社會的庇難所裏：他認為這種農村破產的原因，是手工業被機器工業所破壞了，因而高呼着要回到紡車去！宗教的意識已結成他的思想

的系統了。

一九二一年革命浪潮中，甘地的主張所以能發生那樣的空前的威力，客觀的原因是印度政治運動上階級意識的模糊與他的主張適合於印度社會的傳統。所以甘地主義是真正建基上印度社會傳統上的主義。但時代的輪齒是決不會靜止的，隨着政治鬥爭的推演，階級意識便由模糊而暫趨清晰，古老的傳統便被擲棄向後邊，而甘地主義也便隨而失掉其威力。這已是一九二二年以來的趨勢，今後這種趨勢將更加顯明。

印度革命過程中受甘地領導的那一階段，大體看來已經完結了。

不消說的甘地自有他的偉大處他那守正不阿的堅決的意志偉大領袖的犧牲的精神，永不疲倦的奮鬥的努力，政治家的實際的才幹，純潔人格的感化力，改過的堅決與迅速。在政治和外交上的坦白無隱的態度，宗教式的謙和自守：這一切混合成了甘地的威權。他那把宗教和政治混合起來的道路，在現在的政治舞台上放了一種異彩——雖然是古銅色的異彩。

我們當讚美這偉大的甘聖雄地。

民國二十三年五月初版發行

實價大洋四角

聖 雄 甘 地

有 著 作 權 不 許 翻 印

著 者

陳 清 晨

發 行 者

上海河南路一三六號  
神 州 國 光 社

印 刷 者

神 州 國 光 社 印 刷 所



- 一形态生活和性格
- 二家世和学生时代
- 三初到南非洲
- 四 [ 给後来的 ]
- 五最初一次的沙太亚格拉法运动
- 六甘地的思想系统
- 七在印度政治工作的开始
- 八反对路拉特法案运动
- 九一九二一年伟大革命浪潮的指導者
  - 一 伟大的庭讯
  - 一一在一九三 年的革命浪潮中
  - 一二伊甘协定
  - 一三 [ 真理胜利了 ]
  - 一四别人眼里的圣雄甘地